

一生缘，两世情  
作者：孟梵

---

不说爱情只是短暂，  
如果真有来生……

良夜剪灯谈豆蔻

第01节 第02节 第03节

第04节 第05节 第06节

第07节 第08节 第09节

第10节 第11节 尾声

后页

---

嗨！又见面了。

随着《豆蔻系列》的不断推出，阡陌桌上的读者来信每天都在增加，面对读友们溢满信纸的热情，阡陌又高兴又不安。高兴的是读友对阡陌的信任，不安的是无法为每位读友回信，虽然读友在信中是那样殷殷期盼。阡陌要对读友说一声感谢，再说一声抱歉。在众多的读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正处在豆蔻年华的中学生，尤其是女中学生。这些读友向阡陌诉说了这样一件苦恼：面对繁重的功课与作业，心中却无法忘怀《豆蔻系列》，经常被迫作出两难抉择。

阡陌的看法是，青少年时期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是编织充满浪漫与幻想的梦的季节，女孩子的梦尤其多些。但这也是人生从家庭即将走向社会的前奏时期，学业无疑是这个时期的头等大事。人生固不可无梦，但更多的时间毕竟要面对现实。因此，阡陌希望中学生读友要把学业放在首位。另外，在阅读《豆蔻系列》的时候，除了领略其中的美妙人生之外，也可以注意书中故事情节的安排，语言的表达，人物形象的塑造，或许它对你提高写作水平会有所帮助。而且，这也是我们举办“豆蔻之友有奖征文活动”的初衷与目的之一。

好了，现在言归正传，阡陌该向读友介绍第四辑的新书了。这一辑推出的五种新作是桑妍的《不懂痴心不准爱》、薛莉的《拥你入怀》、《情场叛客》、孟梵的《一生缘，两世情》、唐海潮的《爱你，没得商量》。

桑妍、孟梵和唐海潮相信大家都已熟悉，《豆蔻系列》第二辑的《意想不到的婚礼》、《如此真心够不够》及第三辑的《寻爱穿梭一千年》就是她们三人的作品。

《不懂痴心不准爱》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扑朔迷离的爱情故事。痴情女黎晓彤爱上了继父的侄子大堂兄方子谦，但同样深爱着堂妹的方子谦却无情甚至是残酷地拒绝了黎晓彤，这是为什么？三年后，逃避至美国医治心灵创伤的黎晓彤再次回到台湾，当彼此深爱着并苦苦思念不已的双方再度相逢，他们之间又会有怎样的情况出现？当二堂兄方子恒及其女友杨菁菁和另一位痴情汉王明威再行介入其中，这情场风波又将如何演变？相信你读完这本《不懂痴心不准爱》会有一个满意的答案。

灵魂不死，来世投胎，是人们几千年以来的梦想，在科学知识普及的今天，大概不会有多少人相信这种神话，但在爱情故事中，人们又希望它是真的。《一生缘，两世情》正是这样一个故事。富家子弟白伟平与贫女心玫相恋，但白父却逼伟平另娶门当户对的韩瑛为妻。伟平与心玫抗争不过，自杀殉情，相约结下来生缘。但伟平却被救活，并与韩瑛成亲。心玫则投生谷家为谷若玫，但前事却在梦中反复出现。二十多年后，伟平之子翊纮爱上了若玫。然而当若玫在白家见到伟平时，死水般的家庭立即掀起了轩然大波。白翊纮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的梦中情人居然是父亲的恋人投胎转世，伟平与韩瑛一则极度惊喜，一则深深愤恨。只有那冲破生死的爱才能化解这一切。《如此真心够不够》一书的主题——对嫌贫爱富的批判，在这里退让为副主题，生死不渝的爱则占据了首要位置，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在保持一贯的写作风格的同时，又力求新颖与突破。

看惯了商海巨子、名门闺秀恋爱故事的读者，也许可以在《爱你没得商量》一书中换换口味。这是一个描写真正的市井细民生活的爱情故事，主人公是生活在花街的男男女女，有最受警局蔑视的警察校花，有无照营业的性病医生杨波，有小茶馆老板萧辉煌，亦有未婚先孕、男友身亡而不得不为孩子寻觅“父亲”的宋小貂，甚至还有暗娼毕慧等等。但就是这些生活和社会下层的人们，他们的爱情平凡中尤显伟大，那扑面而来的人间烟火气息令人倍觉自然与亲切，从而更容易在情感上引起共鸣。

本辑中《拥你入怀》与《情场叛客》的作者薛莉，是刚刚步入言情小说界的新人。这里阡陌向大家透露一点薛莉的个人情况。她原先在杂志社和出版社做过编辑，写小说是新近才开始的尝试。薛莉是双鱼座，平时极爱小动物，在外碰见小动物必定进行一番家常式的语言“交流”，当然是有问必答，但薛莉总是乐此不疲，每每让大家观赏“人与动物交流”的节目。

《拥你入怀》是薛莉的处女作。与一般的言情小说不同，《拥你入怀》没有刻意去安排奇巧的情节，和寻死觅活的爱情。但却做到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真实得仿佛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而这并不影响可读性。读《拥你入怀》，就像坐在风景秀丽的青山绿水环抱中，微风吹送淡淡的兰花芳香，一点一点的沁入心田，使人忘了是在阅读小说。书中的三位主角，季伟、楚琳、徐津平三人的形象刻划也非常成功。季伟的痴情、楚琳的纯真、徐津平的自私与贪欲，无不跃然纸上。作者并未把徐津平描绘成彻头彻尾的坏人。他对楚琳并非完全不动真情，但他终究是名利中人，爱情的魅力敌不过名利的诱惑，这使他一步步走向深渊，终至身败名裂。

《情场叛客》是薛莉的另一新作，与《拥你入怀》的相似之处，是同样以真实和自然取胜。人物的安排上也有接近之处，沈蕾是一个纯真、善良、充满艺术气息的少女，汤仲平则热衷于名利。但情节上则有不同的发展。情场叛客汤仲平良知未泯，终于迷途知返，重新回到沈蕾身边。这个故事中，作者是刻意求变，似乎也反映了作者对于爱情不确定的认识。

好了，阡陌这一次的介绍就到这里。在此，阡陌再次感谢读友们的鼓励与支持，阡陌打算介绍更多更好的作品，以此回报读友的厚爱。同时阡陌要提醒中学生读友，千万不可荒废了功课！最后，阡陌还要告诉读友，《豆蔻系列》第五辑很快也要出版了，想看吗？那就请你耐心等待吧，不会等太久的。

阡陌

1996年春夜于金陵

白家金壁辉煌的大厅，在深夜里依然灯火通明；所有人都神情凝重地聚集在大厅中，望着盛怒的白承民和跪在地上一脸不平的白家少爷——白伟平。

“爸！求求您答应我和心玫的婚事好吗？心玫是您从小看着长大的，她的性情、她的为人您又不是不了解，没有理由只为了她的家境就反对我跟她的婚事嘛！心玫从小就在我们家来来去去的，您也从没说过什么，不是吗？”

白伟平虽然已经和白承民争执了很久，可是他仍然不放弃的想说服白承民。

“不行！说什么都不行！以前是以前，你们年纪都小无所谓，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白家在地方上也算是名门望族，怎么能娶心玫这种身分卑微的人进门！况且，我们白家人的婚姻向来都是由父母作主，你也不能例外！我已经帮你选定韩家的二小姐韩瑛，日子也看好了，你们彼此也见过几次面，不算完全陌生。你就等着做新郎吧！”白承民态度坚决。

“爸！那个韩瑛我也没见过几次，连长什么模样都记不太清楚，更别提什么感情了，我怎么能娶她呢？心玫她温柔、体贴、善良、懂事，是大家都知道的，您却为了守住您的门第之见，宁可牺牲我的感情，也不肯让心玫进门。现在都什么时代了，您还要我承袭你们那种时代的荒谬婚姻！”

白承民怒声指责：

“你说的是什么话！你说我的婚姻荒谬？可你不要忘了自己是这种荒谬婚姻下的产品！我不管现在是什么时代，只要我还活着一天，你就非得听我的不可！我跟你母亲婚前连面也没见过，不也相安无事地过了大半辈子？既然我可以，你为什么不行？”

“爸！如果您当初娶的是您心爱的女人，你们彼此之间心意相属，您就不会再娶二妈！如

果您真的那么坚持门户之见，那为什么您就可以娶二妈进门？二妈她不也是……”

白承民猛拍桌子，盛怒道：

“你给我住口！越说越不象话，什么时候开始学会顶嘴、批评你二妈了？”

白承民望了站在一旁满心委屈的秀萍和脸色难看的佩雯一眼。事实上，伟平完全道出了自己的心事！伟平说得没错，如果不是因为他对佩雯只有责任而没有感情，他也不会爱秀萍爱得那么强烈。遇到秀萍之后，他才真正有了那种归属感。

佩雯对他娶秀萍进门这件事虽然没有表示过什么，可是他心里很清楚那是因为佩雯受传统礼教的束缚而不得不默许，并不是她赞同这件事。他知道佩雯的心中对于秀萍有太多的不满和怨恨。今天伟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出他们三人间最忌讳的事情，所以他立即打断了伟平的话。

白承民站了起来，走向伟平。

“再怎么讲，你母亲还是元配是不是？”白承民停顿了一下，继续说：“好！如果你一定要娶心玫也可以，不过……”

白伟平心中燃起一线希望！他抬起头，热切、期盼地望着白承民。

“不过什么？只要您答应我和心玫的事，任何事我都可以答应您！”

“好！你可以娶心玫，但是你必须先娶韩瑛进门，两年之后再让心玫进门！”

伟平眼中的神采顿时消散无踪，他摇摇头说：

“不！您怎么可以逼我跟您走同样的路？二妈在法律上根本没有地位，而户口上二妈也只是个寄住的身分。我不能这样委屈心玫！我要娶心玫，是因为我爱她，否则我可以把她放在任何地方，何必苦苦地坚持要娶她？这辈子除了心玫，我谁都不要！而且这么做对心玫、对韩瑛都是极残忍的；我跟心玫要的是一生一世的相守，绝不是那种残缺不全的生活。就算我真的娶了韩瑛，我也不会对她付出任何的感情，与其这样，为什么不让她另嫁他人呢？所以，就算心玫愿意这样委屈自己，不计名分，我也不会答应的！”

白承民脸色难看地指着他——

“我已经对你作了让步了，你竟还不知好歹！你给我听清楚，今天你答应也好，不答应也罢，总之，你非给我娶韩瑛不可！”

伟平站了起来，神情绝望地说：

“爸！如果您能成全我们，那么您就可以拥有我和心玫；如果您仍是坚持己见，那么您将永远失去我们！”

白承民心头一震！他没想到伟平的心意竟会这么坚决。可是为了在众人面前维持他一家之主的尊严，他不得不狠下心——

“很好！你真是个孝顺的儿子！居然敢威胁我！你眼里还有我这个父亲的存在吗？”白承民怒不可遏地指着伟平，“好！与其让你娶那个女人来辱没家风，我不如不要你这个儿子！你非给我娶瑛不可！老陈——”

白承民大声喊来管家，老陈急急趋上前：

“先生！什么事？”

“你听清楚了！从现在开始，不准少爷出房门一步！把房门锁起来，三餐送进去给他吃，课也不用去上了，直到他娶韩瑛进门为止。这件事交给你负责，出了什么差错，唯你是问！”

佩雯心疼伟平，站起来走到白承民的面前：

“需要把关系搞得这么糟吗？难道你不能好好跟他商量吗？为什么一定要把他关起来？他才20岁，就算真的要结婚，也不必急于这一时，等他大学毕业再谈也不迟啊！”

“不能再等了！我已经老了，身体也不是很好，谁都不能预料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况且他只需把人娶进门，其他的事他根本不用费心，他仍然可以把书念完！这件婚事必须早日举行，才能了我一桩心事。就这么决定了！心玫的事不准谁再提了！”

白承民说完，随即走向房间。

白伟平则仍不死心地向母亲求助：

“妈！我不要娶韩瑛，拜托您跟爸爸说说好不好？妈！求求您！”

佩雯拉着伟平的手说：

“伟平，如果你真的那么想跟心玫在一起，唯一的方法就是照着你爸爸的意思去做，虽然这样心玫不能当正室，但至少你们可以长相厮守，世俗的名分又算什么呢？如果你坚持不肯，你可能永远都无法再见到心玫了！我想心玫不会计较名分的！”

伟平转向秀萍：

“二妈！爸一向最听您的话，您帮我去跟爸说说好不好？”

秀萍知道以自己的身份和立场是不能表示什么的，否则只会掀起更大的事端。所以她只是

摇摇头，爱莫能助地看着伟平。

伟平绝望地说：

“好！你们都不帮我是不是？你们就算不替心玫想，你们也要替那个韩瑛想想。妈！爸娶二妈，您心里好过吗？独守空闺的滋味好受吗？二妈！您做爸的偏房，您的心里难道没有一点委屈？没有一点不平？纵使爸对您有再多的深情、再多的宠爱，您心中还是会有遗憾的不是吗？为什么你们就那么残忍，眼睁睁地看着韩瑛和心玫一步步走上你们的后尘而袖手旁观？眼看着同样的悲剧再次发生仍然无动于衷？”

伟平的话让佩雯感到难堪，而秀萍只是流着泪悄悄走向房间。

“伟平！你真是越大越不象话！我们已经替你找了台阶下，留了后路让你走，你却不知好歹！我没办法帮你了，你好自为之吧！”

佩雯说完，丢下伟平，气愤地走向房间。

伟平沮丧又恼怒地站在大厅中。

管家上前小心地说：

“少爷，您还是先回房去吧！好好把事情想清楚再决定。”

伟平自言自语地：

“不行！我要去找心玫！我不能就这样放弃而任人摆布！”

伟平说完，就要往外走，管家紧张地拉着伟平的手：

“少爷！您可别出去啊！先生让我看着您，您这一走，我怎么跟先生交代啊？您就别为难我们做下人的了，好不好？”

伟平看着管家，哀求道：

“老陈！求求你让我出去好吗？我一定要见心玫一面。我保证，我只出去一会儿，跟心玫说几句话就回来，爸爸不会发现的，好吗？”

“不行啊！少爷！先生现在正在气头上，您要是出去被他发现了，事情会越来越复杂的，对您和心玫小姐的事一点帮助也没有。我看您还是照着先生的意思去做，过几天等先生气消了，您再好好跟他谈，事情一定会有转机的。”管家婉转地说。

伟平板着一张脸，心不甘情不愿地：

“说来说去你们全都一鼻孔出气！好！我就回房去，可是就算你们关我一辈子，我也不会改变心意的！”

管家跟着伟平走到房门口，伟平进房后，他就将房门上锁，伟平气得开始摔东西。

管家站在门外喊：

“少爷！您冷静点吧！别把先生给吵来了，又是一顿骂。”

老陈站在房门外聆听伟平的动静，直到房内不再有声音出现，才摇摇头离去。

心玫心急如焚地站在校门口引颈张望，好不容易才盼到萧仲南走出来。她快步迎上去。

“仲南！”

萧仲南乍见到心玫，感到奇怪：

“咦？心玫！你怎么来了？今天没课吗？”

心玫把仲南拉到一旁，小声地问：

“仲南！你最近有没有见到伟平？我已经好几天没有他的消息了！”

“怎么会这样呢？你不知道他病了吗？”

“生病？”心玫不解地问，“不会吧？你去看过他了吗？”

“那倒没有，是他家里的人来替他请假的，怎么？他没告诉你吗？”

心玫摇摇头。

“就算伟平没告诉你，你也可以去找他啊！”

心玫神情黯然地说：

“自从白伯伯告诉我他已经给伟平找好对象之后，我就再也没去过白家了。白伯伯虽然没有对我说过什么，可是我知道白伯伯一向都很反对伟平跟我在一起。我想，他没来上课，也没给我一点消息，一定跟这件事有关！”

仲南若有所思地说：

“嗯！伟平曾跟我说过这件事。伟平是极力反对他父母为他安排婚事的，白伯伯不太可能为了逼他结婚连课也不让他上吧？”

“如果白伯伯为了逼他就范呢？仲南！我好怕！我总觉得好像再也见不到伟平似的，你说，伟平会不会妥协呢？”心玫语带惶恐地问。

“不会的！你别胡思乱想！”仲南笑着拍拍心玫的肩膀，安慰她。“你想得太多了！你跟伟平在一起这么久了，伟平对你的感情你又不是不知道，即使他父母反对，他也会想办法说服他们。伟平绝不可能娶别的女人，你放心好了！”

心玫并没有因他的安慰而释怀，依然神色不安地看着仲南。

仲南本来就对自己所说的话没什么把握，心玫的祈求眼光更让他觉得不安，但他仍故作轻松地对心玫说：

“心玫，这样吧！如果你真的不放心，我今天下了课就帮你去白家看看！顺便把你的相思之情一起带去，这样好不好？”

心玫感激地握着仲南的手：

“真的吗？谢谢你，你真好！”

“有什么办法呢？谁叫你们是最要好的朋友！”

仲南故意看看四周，然后低着头小声地说：

“心玫，你赶快放手吧！你这么含情脉脉地看着我，会破坏我的行情耶！”

心玫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放开仲南的手。

“仲南，任何人跟你在一起，都可以化忧解愁！”

仲南笑笑地：

“我也希望自己真能为你们化忧解愁！好了！明天一早我先去你家告诉你伟平的消息，免得你明天又没心情上课了！”

“仲南，谢谢你为我们做的一切，谢谢你！”心玫对他的适时伸出援手铭感五内。

“好了！别再说这些客套话了，我还有课，不能送你回去，你自己回去可以吗？”

“嗯！”心玫点点头。

仲南望着心玫纤弱的身影，不禁在心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暗想：像白家那么封建的家庭，以及白伯伯那固执的脾气，心玫想要进白家门简直是不可能！

可是看到心玫对伟平的感情那么执著，他实在不忍心再去打击她，只有竭尽所能地帮助她跟伟平，希望他们两人真的能够得偿所愿！

“仲南！你来啦！”

佩雯看着跟在管家老陈后面的萧仲南，高兴地说。

“伯母！您好！”仲南趋上前，向佩雯请安。

佩雯一向欣赏仲南的文质彬彬、温文尔雅，她拍拍身旁的沙发——

“来！过来陪伯母聊聊！”

仲南走到佩雯身旁坐下来；佩雯拉起仲南的手，慈爱地问：

“吃过饭没有？怎么那么久都没来了？”

仲南面带微笑。

“吃过了！伯母，谢谢！其实早就想来看您了，可是最近学业比较忙，所以一直没时间来。对了！伟平在吗？他有好几天没去上课了，我带了一些课堂笔记来给他，听说他病了是吗？好点了没？”

“唉！”佩雯叹气，“他身体是没什么毛病，不过心病挺重的。他被他爸爸关在房里，不许他出门，连三餐都是老陈送进去的。他爸爸说除非他答应娶韩瑛，否则绝对不让他出门。伟平那倔脾气是宁死也不肯的。他跟他爸爸谁也不肯让步，我这个做母亲的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仲南听了，心中不觉一惊，没想到事情的变化比自己想象中还要糟。不过，他仍不动声色。

“白伯伯还是不肯答应伟平和心玫的婚事吗？他们在一起都那么久了，何苦硬拆散他们呢？”

“就是看在心玫是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所以你白伯伯才肯做了些让步，偏偏伟平又不肯！”

“不肯？怎么可能呢？只要有任何机会可以让他和心玫在一起，他都一定会答应的！”仲南不能置信地说。

“他爸爸的意思是要他先娶韩瑛进门，两年之后再接心玫到家里来，这样既可以娶一个门当户对的女人进门，又可以让他和心玫在一起，岂不两全其美？可是伟平偏偏死心眼，说什么都不肯答应！”

仲南简直不敢相信白家竟会做出这么荒谬的决定！他惊讶地说：

“这怎么可以？这样是犯了重婚罪啊！而且心玫好歹也受过高等教育，这样名不正言不顺的，太委屈她了！就算心玫愿意，你们怎么能担保韩瑛一定会答应呢？这件事若处理得不好，伟平可会吃上官司的！”

佩雯一听，更是忧心忡忡！

“仲南，事情真的有这么严重吗？可是你白伯伯娶了伟平的二妈，也没什么事啊！”

仲南对这件事实在不便再多说什么，只好委婉地说：

“那是因为您不跟她计较，所以才能相安无事。可是你们怎么能担保韩瑛会接纳心玫呢？万一到时候韩瑛翻脸了，你们将怎么收拾？”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去劝劝伟平，让他死了这条心吧！我们从小看着心玫长大，也都喜欢她，只不过我们实在不能答应伟平娶她进门。身为白家的独子，他只能娶韩瑛，没有其他可以选择的余地！”

仲南知道多说无益，他只想赶快见到伟平，帮心玫传话，所以只好敷衍佩雯：

“好吧！我去劝劝他！”

佩雯点点头，转身交代老陈：

“老陈，你带仲南去看少爷！”

“是的，太太！”

管家对仲南说：

“萧先生，请跟我来！”

仲南实在很不习惯白家的种种；每个人做每件事都一丝不苟，有规有矩——先生太太的叫，真让人浑身不舒服！他跟在老陈的后面，只想赶快脱离佩雯和老陈的视线，赶快见到伟平。

老陈将伟平的房门打开，仲南跨进房间内，看见伟平坐在床上，两人不禁相视苦笑。

老陈将门关上之后，仲南坐到伟平的床上：

“伟平，你现在虽被你父亲软禁，可我知道你的心不在这儿。你和心玫的事还没有解决，自己倒先成了阶下囚了！”

“唉！别提了，你会相信在这种年代里竟还有这种事吗？我居然被自己的父亲关在这里，就只是为了逼婚！真不知道该用可笑还是可悲来形容。对了！你怎么会来的？不会只是来看笑话的吧？”

“当然不是，早上心玫来找过我！”

“心玫去找你？”

一听到心玫的名字，伟平不自觉地坐直了身子，急急地问：

“她怎么样了？她还好吗？这么多天没见到她，也没办法通知她，她一定急死了！她有没有说什么？”

“她好不好，看你就知道了，你的样子跟她差不了多少。说真的，她真的很担心你，她说怕再也见不到你了！我还一直安慰她，可是看现在这种情况，我还真不知道明天该怎么告诉她！她要是知道你被软禁，不知道会急成什么样子！”

伟平满脸沮丧地垂下眼。

“那怎么办？我爸硬是逼我要在近日内娶韩瑛进门：结了婚之后，我才可以回学校上课。最糟糕的是，结婚的日子就定在下个月，可是我到现在还无计可施，甚至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见心玫一面！我看再这样下去，最后只有以死相拼这条路了！”

“你先别急，冷静一点，让我想想，一定有办法的！”

仲南在伟平房内踱着方步，伟平则焦躁不安地看着仲南。

“有了！”仲南突然灵光一闪。

伟平兴奋地看着仲南。

“什么办法？快说！快说啊！”

“你先假意答应白伯伯，接受他的安排，如期娶韩瑛进门；先把自己弄出这个房间，等到他们对你的看管松懈下来之后，你再溜出去找心玫。至于心玫那里，明天我会告诉她，你是真

的生病了，免得她整天胡思乱想的。等到你们见面后，你们再想想该怎么办。你看这样可以吗？不过，你可千万要沉得住气，别露出马脚，免得前功尽弃。”

“好！好！就这么办！”伟平连连点头，“心玫那里，你再帮我多安抚安抚，我一定会尽快想办法出去找她！”

“嗯！那我先走了！你自己见机行事吧！”

仲南走到房门口，转过身来，不放心地交代伟平：

“记住！要沉住气。”

伟平用力地点头，仲南才放心地离开。

接下来几天，伟平完全一副配合的态度；佩雯不禁称赞还是仲南有办法，所有的人都拿伟平没辙，仲南却能三言两语就令伟平想通了。

白承民也整日笑逐颜开地忙进忙出筹备婚礼，白家沉浸在一片喜气中。

而秀萍则在一旁默默地看着这一切，一股没来由的忧心笼罩着她。伟平越合作，秀萍的心里就越感不安！心思细腻的她总觉得深情执著的伟平不可能在一夕之间就放弃心爱的的心玫。她心里有一股强烈不祥的感觉，可是她不敢说出口，她怎么能在这一片喜气中做个破坏者？除了白承民之外，她早被白家的每一个人视为一个介入者，因此她只有继续保持沉默，做一个旁观者。

这天夜里，当白家所有人都沉睡了，伟平蹑手蹑脚地从楼上走下来。他小心翼翼地开了门，轻轻地穿过前庭，骑着脚踏车迅速消失在黑暗中。

秀萍在窗口看到伟平的举动，心想她一直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但奇怪的是，她并不想告诉任何人；她不希望伟平步白承民的后尘，娶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女人，致使感情无所寄托。她也不愿韩瑛跟佩雯一样，忍受着孤独，寂寞过一辈子。她更不想心玫变成第二个自己，在白家永远抬不起头。她由衷地希望这一切的遗憾能在伟平和心玫的身上终止。

伟平使劲不停地踩着脚踏车！可是这原本短短的路程，今天却像是没有尽头似的。

不知道骑了多久，左家微弱的灯光终于进入伟平的视线内；伟平更加使劲地骑着，恨不得立刻飞驰到左家。

伟平急急把脚踏车停在门口，跑到心玫房间的窗边，轻敲着窗，小声地喊：

“心玫！心玫！我是伟平！心玫！”

心玫从床上坐了起来，似乎听见了伟平在叫她。她赤足走到窗边，侧耳倾听，却一点动静也没有，她失望地走回床边。

“心玫！心如你醒醒！我是伟平啊！你听见没有？”

心玫冲到窗边，“哗”的一声把窗户推开，看到伟平真的站在窗外。

两人四目交投，恍如隔世！

“伟平，是你吗？真的是你吗？我不是在做梦吧！”

伟平迅速地爬进心玫的房间，紧紧地抱着心玫。

“不是！你不是在做梦，是我！是我！是我来看你了！”

太深的思念和太多的离情一下子全涌上心头，使得心玫泪如雨下。

“伟平！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你的病好了吗？你怎么会这个时候来？你……”

“嘘！”伟平轻轻捂着心玫的嘴。“别说话！先让我好好抱着你！”

伟平抱着心玫，柔声又平静地说：

“心玫，这几天我实际上是被我爸爸关起来了！”

“什么！”心玫惊讶地看着伟平。

“你别急！先听我说！爸爸一定要我娶韩瑛，可是我不答应，所以他不准我出来找你！这几天我在家里想了很多，离结婚的日子也不远了，所以我们必须在今晚把我们的事作一个很明确的决定。”

心玫点点头。

“好！心玫，爸爸给了我一条路，他要我先娶韩瑛进门，然后要你无名无分地在韩瑛进门两年后进白家，你愿意吗？”

“你呢？你愿意吗？”心玫反问。

伟平斩钉截铁地说：

“我不愿意！因为这样太委屈你，而且我也没有办法将我的感情、我的人，分为二，因为我永远只属于一个人。”

心玫满心感动地抱紧伟平。

“我愿意！如果只有这一条路才能让你跟我相守一生，我愿意。只是，韩瑛愿意吗？还有我母亲那里——我想她是不会答应的！”

“既然这个方法行不通，我们就不要再考虑了。心玫！另外一条路，就是我带你走，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就只有我们两个人，过我们自己的日子，一切从头开始，你敢吗？”

心玫失声：

“你是说私奔？”

伟平点头，脸上的表情虽然依旧平静，可是急切。期盼之心地在眼神当中表露无遗。

心玫凝视着伟平，思绪紊乱。过了好半晌，她才用力摇着头——

“不！不行！我怎么能这么做？我妈从年轻就守寡到现在，独立抚养我成人，我怎么能在她晚年之时让她蒙羞？我怎能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而把她推入痛苦的深渊，让她抬不起头来做人呢？不！绝对不行！”

伟平心急地抓着心玫的手。“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心玫！难道你要眼睁睁地看着我娶别的女人，然后我们三个人痛苦一辈子，永远得不到解脱吗？”

心玫泪流满面泣诉：

“伟平！你怎么能这么说？我从小就爱你，成为你的妻子一直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难道我希望你去娶别的女人吗？如果我只是一个人，没有束缚，我会毫不考虑地跟你到天涯海角，纵使受千万人唾骂，我也不会退缩。可是，这件事关系到我妈，我就没办法这么做，难道你不能体谅我的心情吗？”

伟平心痛地将一脸泪水的心玫拥入怀中。

“心玫！对不起！我是太心急、太怕失去你才会这么说，对不起！”

伟平用手拭去心玫脸上的泪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心玫！最后还有一条路。如果你愿意，我们将可以不受人打扰地永远在一起，而且也可以不让你母亲蒙羞！”

心玫疑惑地看着伟平。

伟平缓缓地说：

“心玫！不管今生或来世，我都只认定你一个人，既然我们生不能相守，我们只有选择死后相随，你愿意吗？”

心玫脸上的神情由疑惑转为坚定与宁静。

“我愿意！既然我们今生不能在一起，就让我们一起期待来生吧！”

“心玫！对不起，你从小就跟着我，对我付出所有的感情，到最后，我却只能带你走上这条路！”

“不！不要对我说抱歉，你忘了，我们不是走向死亡，我们是带着爱走向来生，这是我们唯一而又不会伤害到任何人的选择。”

伟平捧起心玫的脸热切地吻着，吻得那样深、那么痛，心玫多希望时间就这样停止，永不再转动！

伟平慢慢放开心玫，一脸坚定地说：

“心玫！三天后这个时间，我再来带你走！”

伟平停了停，继续说：

“心玫！如果你后悔了，你就让仲南来告诉我一声，我不会怪你的，我完全可以谅解！”

“如果你后悔了，不用来告诉我，我会照我们原订计划进行！”

伟平点点头。

“我回去了！”

伟平从窗口跳了出去。

心玫站在窗边，拉着伟平的手，依依不舍地说：

“伟平！我爱你！请你一定要来，不要丢下我一个人好吗？”

伟平反握住心玫的手，深情又肯定地说：

“心玫！你等我！我一定会来带你走，你一定要等我，知道吗？”

心玫点点头，伟平才放心地离开。

第二天起，伟平开始参与筹备婚礼的各项事宜，甚至和韩瑛一起去挑选了结婚戒指和礼服。韩瑛虽然跟伟平没见过几次面，可是心里早对伟平暗生情愫；所以对这件婚事，虽然没表示过什么，但从她幸福洋溢的神情中，每个人都可以感觉到她的喜悦。这使得白承民看在眼里，乐在心里。

第三天的晚上，白家一家人聚在一起吃晚饭，伟平始终不发一语，默默地吃着饭。秀萍则不断用眼角偷瞄着伟平，一股强烈的不安笼罩在她心头。

伟平突然站了起来——

“爸！妈！很抱歉，从小到大，让你们为我操了太多的心，从今以后，我绝对不会再让你们为我烦心了。谢谢你们对我所付出的一切心力，谢谢！”

白承民怔了下，随即露出满意的笑容。

“不错！不错！是长大了，知道我们做父母的苦心了。结了婚以后就是大人了，是不该再让我们为你操心了！”

伟平把眼光移向秀萍，秀萍的心怦怦跳着。

“二妈！这个家让你受委屈了；不过，一切让您多担待，爸爸的身体不太好，还劳烦您多费心！”

秀萍轻轻地点点头，但伟平诀别似的语气让她觉得非常不安！她开始怀疑自己想成全伟平和心玫的念头到底是对是错？她不禁脱口而出：

“伟平！一个人所做的决定，往往会影响他的一生，所以做决定之前，一定要想清楚，知道吗？”

秀萍的话让伟平的脸上闪过一丝不安，他觉得二妈仿佛知道了些什么，又好像想告诉他什么。没等他开口，即听到佩雯不高兴地说：

“奇怪了！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你是见不得别人明媒正娶是吗？”

佩雯的话正中秀萍的伤心处，她低下头，默默不语。

伟平只想赶快回房作最后的准备，于是对着大家说：

“如果没什么事，我先回房了！”

伟平缓缓走上楼梯，走至一半，又停下来看着仍在餐厅里吃饭的每一个人，心里默默地说了句话：对不起！

然后头也不回地冲进自己的房间。

伟平将遗书折好放在书桌上，带着结婚戒指和礼眼，悄悄地走出房间。他把礼服绑在脚踏车后，牵着车走出白家；回头望着自己近20年的生长地方，心中有些依恋。他甩甩头，跳上车子，毅然决然地向前骑去。

秀萍从窗口看着伟平走出门外，直觉使她感到伟平这次是不会再回来了！她想去告诉白承民，可是又怕伟平会像上次一样。她心慌意乱地在房里坐立难安，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伟平出了家门后，使劲地骑向左家。到了左家之后，他像上次一样走到心玫房间的商边，看到心玫早已打开窗户，焦急地等着他。

心玫从窗口爬了出来。伟平握着她的手说：

“你准备好了吗？”

心玫回首看着自己生活过20年的家，忍不住泪水掉了下来。伟平紧紧握住她的手，心玫紧靠着伟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我们走吧！”

伟平带着心玫一路骑到了海边，两人牵着手一起往前走。

伟平打开皮箱，拿出一件白纱礼服。

“心玫！穿上它，我仍然要你做我的新娘，我要把你的美烙印在我的脑海中！”

心玫拿起礼服，既高兴又感动，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一径地流泪。

“伟平！谢谢你！谢谢你帮我完成了这愿望，谢谢！”

伟平吻了吻心玫的额。

“傻瓜！谢什么？这是我最后能为你做的一件事，喜欢吗？”

“嗯！”心玫用力点头。

“来！穿上它！”

伟平转过身去，等着心玫换上礼服。

“好了！”

伟平缓缓地转过身，心玫穿上礼服，羞涩地低着头，更添娇媚动人。

伟平忍不住抱着心玫，在她的耳边说：

“哦！心玫！但愿我们可以不要选择这条路，但愿你真的可以做我永远的新娘，但愿这一切都可以不要等到来生！”

“伟平！我可以，我也愿意现在就……”

“不！不可以！我要把我们的第一次完整地保留到来生，我要我们的今生了无遗憾！”

接着，伟平从口袋里拿出两个戒指，他把其中一个交给心玫：

“心玫，这两个戒指虽然是我与韩瑛一起去买的，可是却是我精心挑选的，我想我们是需要为彼此留下一个信物。”

心玫低着头看伟平缓缓地将戒指套进自己的手指，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落在伟平的手背上。伟平心中一阵激动，可是他依然平静地轻拍着心玫的手背说：

“来，你也帮我戴上戒指。”

心玫也为伟平套上戒指。

“从此刻起，你就是我的妻子，天地为我们做见证。”

心玫擦擦眼泪：

“从此刻起，我们就是夫妻，祸福与共，生死相随，永志不变。”

两人的手不觉握得更紧。

伟平向心玫点点头，两人一起坚定地走向海中走去。

“等一等！”心玫突然停下脚步。

“心玫，怎么了？你后悔了吗？你害怕了吗？”

“不！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怕，我只是怕到了来生找不到你！”

伟平点点头。

“好，我们做个约定，如果真有来生，每年的今天，也就是7月10日，我们就到这里等对方，直到我们找到彼此，好不好？”

心玫仍不放0地说：

“可是，万一我们的外表变了样，我们怎么认得彼此呢？”

伟平笑着说：

“心玫！你放心，不管我们的外表有多大的改变，我们对彼此的感觉不会消失，不会改变，所以我们一定可以找到彼此的！”

心玫点点头，然后回过头去看这一片沙滩上的一草一木，她要把这个地方深深烙印在自己脑海中。

伟平看着心玫，心疼地说：

“如果你真的害怕，就闭上眼睛，我会一直牵着你的！”

心玫摇摇头，一脸视死如归的神情。

伟平牵着心玫的手一直往前走，海水渐渐盖过他们的腰，他们还是不停地往前走。慢慢地，海水终于淹没了他们……

白家所有的人都焦急地等在急救室外。

白承民又急又怒地坐在椅子上，秀萍整个人茫然地坐在白承民的身旁，心玫的母亲丽蓉则呆呆地坐在角落里。

佩雯则是一边哭一边数落白承民：

“都是你逼死了伟平！是你硬逼着他娶韩瑛，他才会走上这条绝路！你坚持要韩瑛做伟平的元配有什么意义呢？伟平根本就不喜欢她，空有个元配的身分有什么用？那只不过是一个名

词，一种称谓！女人要的不是这些，女人要的是一个能够与她真心相待的男人，一份完整的爱！心玫有伟平，秀萍有你，如果伟平娶了韩瑛，那么韩瑛的下场就只会跟我一样！空有名分，却得不到一点点的关爱！我已经牺牲了一辈子，你自己也深受其害，为什么还要拿这个该死的家风再制造另一个悲剧呢？难道伟平的性命不比白家的家风来得重要吗？如果伟平死了，这一切对白家来说还有什么意义？”

白承民其实早被伟平和心玫相偕自杀的事给震得呆愣住了，但为了维护他一家之主的尊严，他始终未曾表露出自己心中的痛苦。而现在他妻子又在众人面前数落他，这使白承民觉得颜面尽失！

于是他恼羞成怒地说：

“伟平这个浑蛋，居然会做出这种事！叫我怎么跟韩家交代？他这么做，叫韩瑛以后怎么见人！你想过没有？只会一味地护着他。我告诉你，今天他死了便算，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在，他就非娶韩瑛不可！”

白承民说完，掉头就走。

秀萍坐在椅子上，心中有着太多的感触。她爱白承民，愿意不计名分跟着他，忍受周遭人对她的冷嘲热讽。可是，他们之间的爱与伟平心玫的痴情比起来是多么微不足道啊！她开始怀疑自己和白承民是否有为对方而牺牲生命的勇气。她忽然觉得自己好像只是白承民感情的落脚处，而白承民则是她的安身之所，一个避难的地方，彼此间只是建立在一种各取所需的关系上。想到这里，秀萍的心中涌起一股深深的悲哀。

医生推门出来，所有的人都急急地趋上前去围住医生。

“医生！怎么样了？我儿子怎么样了？”

“医生！我女儿怎么样了？你说话啊！”

医生看着眼前一张张焦急的脸孔，一双双期待的眼神，他有点难以开口的摇着头说：

“你们要镇定一点。那个男孩子送来的时候，还有一点气息，经过救治后，情况已经稳定，但身体还是很虚弱。至于那个女孩子，很抱歉，因为她肺部进水的情形非常严重，所以……”

医生的话有如晴天霹雳！丽蓉惨白着脸跌坐在椅子上！

秀萍赶紧坐到丽蓉的身旁拥着她。

丽蓉神情哀戚地哭喊：

“心玫！你怎么这么傻！你一心以为你们死了之后就可以永远在一起，可是到头来，你还是得一个人孤零零地走上黄泉路！你牺牲了生命，换来的是什么？值得吗？值得吗？”

“左太太！你请节哀，自己要多保重，否则心玫在九泉之下心会不安的！”秀萍流着泪安慰丽蓉。

“不！如果她心中对我这个母亲还有一点挂念，她就不会这么狠心丢下我！”

秀萍沉痛地说：

“你误会心玫了！我们都看过伟平的遗书。因为伟平不愿意委屈心玫，而心玫又不肯跟伟平私奔而让你蒙羞，所以他们才会选择这条路。如果不是心玫太在意你，她大可跟伟平一走了之，何苦赔上自己的性命？”

丽蓉听了秀萍的话，抑制不住心中的悲痛，趴伏在秀萍的肩上痛哭。

佩雯走到丽蓉的面前，无限心酸地说：

“丽蓉，事情演变成这样，也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对心玫的死，我们都感到很难过；你放心，以后我会尽全力照顾你的！”

丽蓉望着佩雯，想到心玫等于是被白家逼死的，心中更是悲愤交加！她站了起来，用力揩去眼泪，冷冷地说：

“不用麻烦了！如果你们心中对心玫还有点情分，你们就不会把她逼上绝路！你们从小看着她长大，却在她最需要你们的时候拒绝了她。现在，你们应该感到很高兴，从今以后，心玫再也不会成为伟平娶韩小姐的绊脚石了。我会带着心玫永远地离开你们，让伟平永远活在悔恨中！”

丽蓉的话让佩雯感到不安与难堪，而丽蓉的神情让所有的人不寒而栗。

秀萍怕场面越弄越僵，赶紧拉着丽蓉：

“左太太，人死不能复生！心玫如果地下有知，一定也不愿意你和伟平的家人弄到水火不容的地步。你就让我们尽一点心力好吗？”

丽蓉绝望地摇头——

“你们当然可以说得很轻松！今天如果死的是伟平，你们又会作何感想？我这辈子唯一的

希望已经没有了，我不知道你们还能为我尽什么心力？我只要我的心玫，你们做得到吗？你们不用再操心了，我既然能独力把心玫抚养长大，供她念书，我就能自己负责她这一生最后的一件事！”

丽蓉的话说得丝毫没有回旋的余地，秀萍也不知道该再说什么。

秀萍内心不断自责自己没有早点把伟平的事说出来，本以为这样可以成全他们，没想到却让心玫白白赔上性命。如果她早些说出，说不定心玫就不会死了。

她现在只希望能为心玫做些什么，可是丽蓉却含怨地断然拒绝白家所有的关心，这使得秀萍的心中自责更深，歉疚更多。

白承民、佩雯、秀萍及仲南都守在伟平的病床边。

白承民仍是板着一张脸，不说一句话，隐藏着自己心中的焦虑。秀萍仍一如往常地静静坐在病房的角落，所不同的是，她心中有着不为人知的内疚与痛楚在啃噬她的心。她心中纵使有千军万马在奔腾，但她也只能静静地坐在角落中独自承受。

仲南则站在佩雯身旁不停地安慰她。

“心玫！心玫！你在哪里？心玫！”伟平梦呓地喊着心玫的名字。

所有的人听到伟平的叫声，都趋向床边。

“伟平！伟平！我是妈妈！你睁开眼睛看看妈妈！伟平！”

伟平缓缓地睁开眼睛，他看到了父亲白承民、二妈、母亲和仲南，但——就是没有心玫。他有点纳闷和疑惑；他闭上眼睛，心里奇怪着为什么死后可以看到所有的人，却看不到跟自己相随的心玫。

他再度张开双眼，眼前出现的依然是四张焦急、期盼又熟悉的面孔。

伟平不断巡视整个房间，直到确定心玫不在，他想要起身，却困乏得无法动弹，他焦躁又疑惑地看着病床边的四个人。

“伟平！你觉得怎么样了？有没有哪里不舒服？”佩雯抚抚伟平的额头。

“伟平！你怎么那么傻！什么事都好商量，怎么做出这种傻事？你真要是出了什么事，你让你母亲今后的日子怎么过？”秀萍心疼地说。

此时伟平心中只记挂着心玫，他费力地拨开母亲的手，眼睛却一直盯着仲南。

仲南被伟平看得有点不知所措，他知道伟平最想知道的是有关心玫的情况，可是他又不敢说，只好对着伟平顾左右而言他——

“你真是命大！幸好是二姨发现得早，否则后果真不堪设想。早知道你想的是这种下下之策，倒不如让你去娶韩瑛算了！”

白承民瞪了仲南一眼，仲南知道伟平的父母都在埋怨自己帮伟平出主意，所以他也不敢再多说。而伟平却突然坐了起来，激动地说：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不应该在这里的！我应该跟心玫在一起，心玫呢？为什么我找不到心玫？心玫呢？心玫呢？”

仲南抓着伟平的肩膀：

“伟平！你冷静一点！你跟心玫一起自杀，幸好我们及时赶去，把你救了起来，所以你才会在这里。现在你身体还很虚弱，不可以太激动的！”

伟平听了仲南的话，神情更显激动，他反抓住仲南的手，颤抖地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听不懂！为什么你说‘我被救起来’？只有我被救起来吗？那么心玫呢？心玫在。哪里？”

所有的人脸上都是一片哀容，秀萍更是无法面对伟平声声的质问，早已退在一旁默默流泪。

仲南不知道该如何告诉伟平事实真相。

“伟平！你先别激动，有什么事，先把身体养好再说吧！”

“仲南！你最了解我和心玫的感情，你为什么要敷衍我？你说！你说！”

仲南把目光移向白承民和佩雯。白承民紧抿着嘴，皱着眉头不发一语，佩雯则摇头啜泣。

“好！你们都不说！我自己去找！”

伟平说完就要下床。仲南和佩雯七手八脚地把伟平按在床上。

“伟平！妈求求你，你现在身体这么虚弱，你先休息好吗？心玫的事，以后再说好不好？妈差一点失去你，你就别再吓我了好不好？”佩雯紧抓着伟平的手。而伟平根本听不进佩雯的

话，还是挣扎着要下床。

“伟平，你先躺下，别再闹了！”仲南一边说一边用力想把伟平压回床上。

“不！你们放开我，让我去找心玫！让我去！”伟平又吼又叫。

病房中有人哭，有人叫，一片混乱！始终没有开口的白承民突然大喝一声：

“够了！你们这样能瞒他多久呢？你们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心玫死了！让他彻底死了这条心，让他清醒一点，好想想该怎么去跟韩家交代！”

白承民的话让病房中的所有人都震惊不已！

秀萍惊骇欲绝地说：

“承民！你怎么这么残忍？我们好不容易才把伟平从鬼门关拉回来，你竟这么打击他，是要他再死一次吗？”

伟平整个人呆坐在床上，脸上毫无血色，双手紧握着拳。

佩雯摇晃着伟平的肩膀，心急又心疼地说：

“伟平！伟平！你跟妈说说话，不要这个样子！伟平！你看着妈，心玫需要你，妈也需要你啊！伟平！你听见了没有？”

“伟平！心玫已经死了，你自己要振作，忘了心玫吧！”仲南也在一旁劝慰着。

“我跟心玫约好了，我不能对她失约。她现在一个人一定很害怕！不行！我得去陪她，我不能丢下她孤孤单单一个人，我要去找她！我一定要去找她！心玫！你等我！你等等我！”

伟平推开仲南，执意要下床；仲南拉着伟平：

“伟平！你别再闹了，心玫已经被她母亲带走，不在医院里了！”

“你们放开我！心玫会等我的！你们放开我！她一定会等我的！心玫！”伟平疯了似地在病房内征喊。

伟平一声声发自内心的呐喊及呼唤令在场的人皆为”之动容。秀萍因为心中对心玫怀有歉疚，所以伟平的呐喊一声声都像是在责怪着自己。秀萍忍不住大喊：

“不！伟平！停止吧！停止吧！”接着夺门而出！

伟平依然不断地喊着心玫的名字。

白承民压抑着心中的苦痛，他走到伟平的面前，重重地打了伟平一巴掌。清脆的巴掌声让所有的人都怔住了，病房中顿时恢复了一片寂静。

“伟平！让我再清楚地告诉你一次，心玫已经死了，永远地离开你了，你不要再给我寻死寻活的！你现在唯一该做的事情就是好好地给我把身体养好，以便如期和韩瑛结婚！”

伟平不能置信地看着白承民：

“爸！你怎么可以这样？心玫死了，你却还在这里逼我和韩瑛结婚！你只顾你的面子，却完全不顾我们的感受，难道心玫一条命抵不过一个世俗的门第之见，还不能换取我的自由吗？”

“你给我住口！”白承民生气地说，“今天如果不是你的固执、无知，心玫不致赔上一条命！再怎么样，她也还可以另嫁他人。是你！是你拖着她用死来威胁我。指控我！严格说起来，是你不给她退路，是你害死她的！”

仲南看伟平的神色越来越难看，他委婉地对白承民说：

“伯父，我想现在真的不太适合讨论伟平和韩瑛的事……”

“仲南！这件事你也要负一部分责任，是你自以为可以替他们解决事情，才会导致事情演变成这样，你知道吗？”白承民寒着一张脸。

佩雯一直怕伟平会承受不了打击，偏偏白承民又一直在刺激伟平。佩雯心惊胆跳地哀求着白承民：

“承民，求求你，别说了！别再说了！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可以吗？”

“我说他是为了让他知道，他是白家的独子，他对白家有责任，感情不会也不能是他生命的全部。我要他认清自己，面对现实，他没有权利随意舍弃自己的生命，因为他属于白家，他永远都别想改变这个事实！他必须接受我们为他安排的婚事，不许再有别的念头。从现在开始，谁都不许再提心玫的事，永远都不准！”

白承民说完，即拂袖而去，但她的话却带给伟平另一次更大的冲击，他捶着床嘶喊：

“他说得一点都没错，是我！是我害死了心玫！是我害死了她！是我！是我！心玫！心玫！你回来啊！”

然而伟平痛彻心肺的嘶喊，却再也唤不回心玫了！

“若凡！起床了！要迟到了！”

爱梅敲敲若凡的房门，又走到若玫的房门口喊：

“若玫！起床了！早上不是要开会吗？还不快起来，若玫！”

若玫一身冷汗地从梦中惊醒过来！她坐在床上，用手抹去脸上的汗。从她有记忆以来，她就不停地重复做着这样的梦。从小到大，梦中的情景就像连续剧一样，每梦一次就会多一些情节，而且梦境一次比一次清晰！

若玫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老是梦到同样的情景，梦中的人事物她都如数家珍，就像自己就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切发生似的。她对梦中的白伟平感到无比的熟悉，感觉是那么地强烈，可是她不知道自己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每次梦醒时，若玫就觉得害怕，却又怅然若失。

“若玫！还不起来！”

爱梅的声音又在房门外响起，打断了若玫的思绪。

“哦！来了！”

若玫一看时间，已经8点了，心里直喊“糟糕”！一边赶紧跳下床，冲出房门，偏偏若凡又在洗手间。若玫急得用力敲着浴室的门喊：

“谷若凡！限你三秒钟内给我出来！快点！”

谷若凡臭着一张脸开了门：

“每天只要你一起床，我就像是二等兵似的，任你呼来喝去，就算在军中，也没有这么有效率！3秒钟呀！”

若玫推开若凡，径自走进浴室，关上门：

“好！那下次给你15秒，可以了吧？”

爱梅端着早餐走出来，看若凡站在浴室门口，笑着对他说：

“怎么？又被著玫赶出来啦！？”

若凡无可奈何地点点头，抱怨道：

“姐姐每天都不肯早点起床，每次一起来就惊天动地的，然后我就要拿着牙刷呆呆地站在这里等她出来。我看，以后您就等姐姐上班以后再叫我起床，这样我刷牙洗脸就不用分段完成，而且还可以多睡一会儿。”

爱梅慈爱地摸摸他的头：

“好好！你也知道你姐姐的工作很忙，很累，妈是想尽量让她多休息。你姐姐平常对你那么好，你就别跟她生气了！”

“我知道！我只是说说而已，我不会跟她生气的！”

爱梅拍拍若凡的肩膀：

“好了！你去妈的浴室继续你未完成的工作吧！”

“嗯！”

若凡拖着步子走向爱梅的房间。

若玫没多久就冲出浴室，跑回房间换衣服。

爱梅边放着早餐边喊着若玫：

“若玫！快点来吃早点了！已经8点20分了，快一点！”

若玫一边穿外套，一边冲到餐厅，拿起牛奶一口气喝完。

“妈！您不要每天早上都像报时钟似的，每隔10分钟就报一次时间，总有一天我会心脏衰竭的！”

“你要是肯早一点起床，就不用每天早上跟打仗似的，来去一阵风，连早餐都没时间好好吃！这样对身体很不好。”

若玫一边吃面包一边摇头：

“没办法！就是爬不起来！好了！我要走了！否则我们总经理又要摆张老K脸给我看了！”

若玫抓起皮包就往外走。

“若玫！”

“什么事？”若玫转过身。

爱梅一脸爱怜地看着她：

“若玫，昨晚是不是又没睡好？脸色那么难看！你工作那么忙，老是没睡好怎么行呢？到了公司记着上点妆，看起来也精神一些。”

“知道了！妈。”

若玫走到门口，突然又停下脚步，转过身问：

“妈，爸爸昨晚又没回来？”

提到谷正华，爱梅的委屈就全写在脸上。

看到母亲的神情，若玫不用问也知道答案了，她不禁蹙着眉说：

“妈！爸爸他……”

爱梅摇摇头。

“若玫，这么久了，妈已经不在乎了！你爸爸会这样，一定有他的原因，我不想去追究。妈只要有你在，有若凡就够了，对你爸，我已经死心了！”

“妈！”

若玫还想再说，爱梅阻止了她：

“好了！若玫，我们不是说好不再讨论你爸爸的事情了吗？快走吧！来不及了！”

爱梅边说边推着若玫往外走。

若玫看看时间，真的不走不行了，只好说：

“好啦！好啦！我走啦！”

爱梅望着若玫的背影，心里想着：老天其实对自己还不算太坏，给了自己若玫、若凡这两个贴心的孩子，否则真不知道日子该怎么过！

她甩甩头，抛掉心中刚被若玫挑起的不快，转过身对儿子喊道：

“若凡！快点！来不及上课了！”

若玫匆匆赶到公司，广告部的陈建昕马上趋前，指着若玫的办公室说：

“谷姐！你再不来的话，老总就要杀人了！”

若玫透过玻璃看到常世伟垮着一张脸坐在自己的位子上；若玫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内，脱下外套。

常世伟看到若玫走进来，皱着眉说：

“小姐！你看看现在都几点了！平常晚点到也就算了，长邦那个案子，成败就看今天的会议了！你也上心一点，早点来准备准备。你看！文案组、企划部、广告部，简直乱得不象话！”

若玫赶了半天，一到公司还是被常世伟劈头一顿数落，而且还当着这么多同事、部属的面，她有点下不了台，于是恼怒地口嘴：

“常总！你也太抬举我了吧！我是来得晚一点，这一点我道歉！但是我只是广告部的主管，充其量也只能造成广告部的混乱，有什么理由其他部门也要因为我的迟到而一片混乱？我想我还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吧！”

常世伟一听若玫的语气透着明显的不快，马上缓和自己的脸色。面对若玫这个年轻、漂亮、能力强、效率高的部门主管，而且又是自己爱慕已久的女人，常世伟有时处理起公事总是诸多偏袒。

他走到门口，把门关了起来，把那些存心看热闹的人关在门外。他转过身，和缓地说：

“若玫，有很多人等着抓你的小辫子，你又何必老是标新立异呢？全公司的人都知道我偏袒你，所以有的时候我必须做做样子让他们看。多少替你化解一些他们心中的不平，你了解吗？”

若玫不以为然：

“常总，你实在不必这样！”

“可是我……唉！算了！我只是希望不要误了公司的事。”

虽然常世伟的话中含有道歉的意味，可是她依然倔强地说了句：

“我什么时候耽误公司的事了！”

常世伟只当没听见，他走到门口，打开门，对着外面大声喊：

“好了！所有相关的人赶紧准备准备，该做什么就做什么，10点钟客户就要来了，你们多注意点，这个案子可关系到你们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你们今年的年终奖金多少就看这个案子的成败了，所以每一个人都积极一点！知道吗？”

常世伟说完，又转身叮咛若玫：

“若玫，今天你可是主角，成败全系在你一个人身上，一切拜托了。”

“常总，别给我那么大的压力好吗？我只能说我尽力而为，难道这笔生意如果谈不成，我就得引咎辞职？”

“不！不会！怎么会呢？你别开玩笑！就算真有什么事，我才是那第一个引咎辞职的人！”

常世伟出去后，若玫吁了一口气，瘫坐在位子上。

她本来对这个案子是胸有成竹的，可是被常世伟这么紧张兮兮地一揽和，搞得自己也跟着紧张起来。

小陈这时跑了进来：

“谷姐！还是你有办法，你一来，老总就只有拍拍屁股走人的份！你都不知道，你还没来的时候，没人敢靠近他一步，就怕触到引爆点！我看老总对你有点不太寻常哦！”

若玫狠狠瞪了他一眼：

“小陈，你不知道现在是非常时期吗？每个人都处于备战状态，你还有心情跑来这里开玩笑？你就不怕触到我的引爆点？”

陈建昕没想到一句玩笑话会惹得若玫反应这么激烈，他愣了一下，尴尬地说：“对不起！谷姐！我只是想缓和一下你的心理压力，没别的意思！你别生气！我先出去了，你忙吧！”

若玫也觉得自己似乎有点反应过度，她抬起头，叫住正要出去的陈建昕：

“建昕！对不起，我的压力确实很大，但是我只要想到有你们在为我打气，我就觉得勇气百倍，谢谢你！不过我跟常总之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交情，这种事别随便乱说，免得我不好做事，知道吗？”

陈建昕给若玫一个谅解的微笑后就走了出去。

若玫把镜子对着自己的脸，拿起粉扑，左看右看，不知道该从何处下手。她叹了口气，放下粉扑，决定化个淡妆，只要让自己看起来清爽、有精神就好了。

常世伟又来敲若玫办公室的门。

“若玫，好了吗？长邦的人已经来了！还真有效率，连介绍的程序都省了，直接就叫人带他们进会议室。听说他们总经理也来了，可见得他们对这个新推出的产品有多重视。怎么样？可以开始了吗？”

若玫把桌上的化妆品全扫进抽屉里，拿着所有该拿的资料站起来，走到常世伟的身旁说：

“走吧！”

“喂，等一等！”

“又怎么了？”

“小姐！你的妆不嫌淡了点吗？”

若玫尽量忍着自己的不耐烦，可是却没办法克制脸上所显露出的不悦。

“拜托你好不好！我现在是要去主持会议，又不是要去应召！妆化得太浓会让人觉得低俗、肤浅、没水准，而且会降低客户对我的信服力。一个人该注重的是他的脑子，至于这张脸，点到为止就可以了！”

常世伟摇头苦笑。

“我怕了你好不好？我讲一句，你可以反驳我十句。百句的，而且句句都含沙射影、夹枪带棍的，希望你今天对客户介绍我们的idea时，也可以有这么流畅的功力就行了！快走吧！”

若玫瞪了常世伟一眼——她知道其实常世伟对自己满照顾的，只不过她有时真有点受不了他说的一些教人听了就生气的话。

若玫走进会议室，低头整理资料。等到所有的人都入座后，她站了起来，不疾不徐地走到台前。

“大家好！我是谷若玫，负责广告部门，很荣幸能有这个机会为贵公司服务。”

若玫作了个简单的自我介绍之后，随即走下台，示意陈建昕开灯，开始放映为长邦所制作的一系列广告设计幻灯片。把整个广告设计的重点、产品所求的重点及消费者的预期反应作了一个完整的评估，让在场的人都能一目了然，让他们对若玫的创意赞赏不已。

常世伟在一旁听得是心花怒放。

幻灯片放映完毕后，小陈将灯打开，会议室又恢复一片光亮。

若玫走回台前，对着主宰这个案子生杀大权的长邦集团的几个首脑人物说：

“各位有什么意见吗？”

“若玫的眼光迅速地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停顿了一会儿后，才以肯定的口气说：

“各位如果没有什么意见，也还觉得满意的话，那我们是否就可以着手进行接续的工作？以便能配合贵公司的产品促销。”

那几个人没有答话，齐把眼光望向一直默默坐在最后一排的年轻人身上。他们的举动引起在场的人，包括若玫，一起望向他。

而那个男人一直是神闲气定、脸上似笑非笑地望着若玫。

若玫看着这个气宇不凡的男人，那似曾相识的神情，让她整个人仿佛又跌入梦中。

常世伟懊恼着自己的疏忽，他本以为这个年轻人只是个跟班见习的，没想到他才是最主要的人物。常世伟连忙赶上前去，堆起满脸的笑容说：

“不知道这位是……”

坐在一旁的长邦集团副总崔建章马上介绍道：

“常总，不怪你不认识他，这位是本公司的总经理，白董的独子，白翊纮白总经理。因为这次新推出的产品，本公司投注了很大的心力与财力，所以总经理特地来看看贵公司所设计的广告内容！”

常世伟听了，简直想杀了自己！可是他依然镇定地说：

“白总，对不起！真不好意思，不知道您对我们为贵公司产品所设计的广告还满意吗？是不是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白翊纮缓缓地站了起来，走到若玫面前，伸出手：

“你好，我是白翊纮。如果我没听错，你是谷小姐对不对？”

若玫的眼光一直停留在白翊纮的脸上。她一听到白翊纮的名字，突然像是没有办法收回眼光，不由自主地自言自语：

“怎么那么巧？都姓白。”

常世伟看到白翊纮的手伸出来半天了，若玫却只是一直盯着白翊纮看。他没料到平常处事镇定、工作利落的若玫，居然会在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中失态，完全和平常精明干练的形象判若两人。

常世伟紧张地走到若玫的身旁，轻轻推她，轻声地喊：

“谷小姐！谷小姐！”

若玫回过神来，看到白翊纮的手仍停留在半空中，连忙伸出手礼貌性地和他轻轻握下手，就迅速把手抽了回来。

若玫看到常世伟一脸的不解和焦急，也察觉到自己的失态，赶紧正色地说：

“白总，您好！不知道您对这次的广告内容有什么意见？”

白翊纮一直似笑非笑地看着若玫，若玫被他看得有点心慌意乱的。她只好低着头假装看资料，掩饰自己的窘态。

白翊纮的声音突然在若玫的上方响起——

“谷小姐，你不觉得这个广告内容太过艰深了？我想推出后可能会曲高和寡。我们公司的新产品所要诉求的对象是一般消费大众，你设计出这么超然脱俗的广告，又不是很突出产品的特色，消费者恐怕无法直接又迅速地从广告中了解到本公司的产品。最重要的是，这个广告做起来，可能要费很大的成本吧？谷小姐有没有考虑过本公司的预算呢？”

白翊纮的一番话显然严重地损及若玫的专业知识，这使若玫心中的慌乱随即一扫而空！她抬起头来，目光凌厉地看着白翊纮：

“白先生，本公司在为贵公司的产品设计这个广告之前，事先曾做过多方面的市场调查，然后再针对大多数的消费群来设计这个广告。你居然觉得它太超然又太费成本？难道白先生认为贵公司的产品只能配合那种三流又低成本广告吗？或者你觉得贵公司的产品不值得你们花这些钱来打响知名度？如果是这样，那么我建议贵公司直接将产品作成平面广告，然后随便找一个幕后旁白，对产品逐一加以说明，这样既直接、成本又低。当然，出钱的人是你，你有权利决定一切。不过，如果白先生坚持要那种粗糙的广告，很抱歉！那不是我的专长，只好请你另请高明。”

若玫的语调虽然和缓又平淡，只像是在叙述一件事，完全不像是极力分辩的样子，可是却使得会议室里的人都听得目瞪口呆！尤其是常世伟，他得费力地按住自己的心脏，才能阻止它从胸口跳出来！他此刻真恨不得能让若玫暂时失声，或者让白翊纮暂时失聪也可以。

整个会议室陷入一片沉寂，而白翊纮则仍凝视着若玫，脸上的笑意更浓了。若玫虽然一脸的固执，可是她的内心却深深地被迷惑了。

“好！”

白翊纮的声音唤醒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崔副总，把所有的相关资料全都备齐了，带回公司去。”

白翊纮虽然是对着崔建章交代，可是眼光却一直没有离开若玫。

“是的，总经理！”

崔建章虽然表面上没说什么，可心里却直纳闷：白翊纮从不曾和广告公司讨论广告内容，一般都是通过自己和广告公司商拟广告的内容，然后他来决定最后的定案。这一次白翊纮却例外地打破自己的原则，还被谷若玫一口驳回。

崔建章偷偷看了白翊纮一眼，发觉白翊纮非但没有一点温色，反而面带微笑地对谷若玫说：

“谷小姐，3天！给我3天时间详细研究研究，3天之后，我一定给你答复，可以吗？”

若玫无法拒绝白翊纮的提议，但她仍然倔强地说：

“你是当家做主的人，你有权利决定这一切！我没意见！”

白翊纮觉得谷若玫简直是不可思议！他深深被若玫那股倔强、不服输又固执的个性所吸引。

“崔副总！我们走吧！”

常世伟送走了白翊纮一行人之后又回到会议室。

陈建昕看到常世伟又折回会议室，赶紧收起放映机就往外走，经过若玫的身旁时，他小声地说：

“谷姐，炸弹又回来了！你自己小心点，别触到引爆点！”

若玫无所谓地说：

“他的引线早就被我点燃了，现在他浑身上下全都是5；爆点，爆炸只是早晚的事，叫他们快走吧！免得遭到池鱼之殃！”

除了若玫，所有的人都在常世伟回到会议室前先行离去。

谷若玫看着一脸无奈的常世伟，她两手一摊地说：

“好吧！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我照单全收，绝无异议。”

常世伟看到若玫一副准备挨骂的样子，不禁喟然叹道：

“若玫，你就算在言语上吃点亏又有什么关系呢？眼看着事情就要成功了，偏偏……”

若玫抗议：

“常总！你又不是没听见那个白总说的话！根本就是在藐视我们的专业知识和大家所费的心血。早知道他们要求的格调那么低，我们也不需要花这么多心力了，吃力不讨好！”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万一这个案子真的被否决了，你就会变成众矢之的，以后你要怎么带人做事？别人又怎么会信服你呢？”

若玫有些动气地说：

“那我就自动请辞好了，免得你在公司难做人！”

常世伟颓然地说：

“你一定要这么强悍吗？有时候温柔一点，别人也不会怀疑你的能力啊！算了！至少他没有断然否决我们的设计，这个案子还是有一线生机的！”

常世伟虽然是一脸的沮丧，可是仍然那么体贴自己，这使得若玫心里非常过意不去，于是她带着歉意地说：

“常总，真对不起！搞砸了大家的希望，我看下次这种大案子别再找我了，否则我帮公司赚得再多，也禁不起被我弄砸一次！我的临场经验还是有待加强！”

常世伟苦笑着说：

“算了吧！你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我还真不太习惯呢！其实你今天的表现实在是无懈可击，公司里没有人可以做得比你更好，但是后面结束的那一部分稍有瑕疵！”

若玫忍不住：

“常总，你实在不需要这么委屈自己！你如果对我真有什么不满，大可以直接告诉我，毕竟你是我的顶头上司啊！”

常世伟意味深长地说：

“若玫，说真的，脾气要改一改，我可以为你受任何委屈，可是重要的是你要让所有的同事对你心服口服，这样对你的工作会有很大的助益的！”

若玫对常世伟这种若有似无、不着痕迹的表白，只当没听见，不作任何反应地轻轻点点头。

常世伟拍拍若玫的肩膀：

“走吧！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只有等待，就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常世伟虽然一直没对若玫说什么，可是若玫可以感受得到他心中的失望与压抑。若玫心中对这个平常一直维护她、照顾她、包容她且不时藉机表达爱慕之情的顶头上司感到很歉疚。如

果当时自己肯忍一忍，或许现在已经在开庆功宴了！若玫第一次为自己的直言直语感到懊悔不已。

白翊纮似笑非笑的神情一直停留在若玫的脑海中，挥之不去，而白翊纮那张似曾相识的面孔，一直令若玫感到困惑不已！

接下来的3天，对若玫而言简直又是另一场恶梦！若玫自己倒不是十分在意案子被接纳与否，因为她整颗心都系在白翊纮身上。可是常世伟那受煎熬的神情和同事那略带抱怨的眼神，一直提醒着若玫，是她搞砸了一桩可以为公司赚进大把钞票及为同事提高年终奖金的大生意！若玫虽然憋了一肚子气，可是对这一切却只能视若无睹。

到了第三天，常世伟的神情简直难看到了极点！若玫索性待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把所有的低气压都关在门外，来个眼不见为净。

看看已接近下班时间，她决定不再等下去；就在她收拾桌上的东西、准备下班时，陈建昕突然冲进若玫的办公室喊：“谷姐！谷姐！”

若玫本来就积了一肚子的怨气，看见陈建昕这样如人无人之境般地闯进自己的办公室，更挑起了她心中的怒气。她沉着脸说：

“小陈！我不知道我的身价已经被贬到你进来时都不用敲门了？”

陈建昕知道若玫几天受了不少委屈，及承受同事在背后议论的压力，所以也不去理会她对自己的指责，他指着电话说：

“谷姐！长邦集团的白经理打电话来了，他指名要找你！”

若玫有点赌气地说：

“跟他说我不在，让他直接跟常总谈，免得事情又坏在我手里！”

“谷姐——”

陈建昕这一声“谷姐”尾音拖得长长的，声音中包含了提醒和恳求。

“好！好！我投降可以吧！是好是坏今天作个了结，免得所有的人都没办法好好做事！”

若玫拿起电话，挥手示意陈建昕出去。

“喂！我是谷若玫！”

若玫抬头一看，陈建昕还没出去，瞪了他一眼，陈建昕才心不甘情不愿地走出去。

“喂！谷小姐，我是白翊纮！”

白翊纮的声音透过话筒传到若玫的耳中，若玫几乎可以从白翊纮平稳的音调中感觉到他那种似笑非笑的神情。想到这里，若玫心中就有气！可是偏偏又得忍着气来跟白翊纮交谈，因此若玫的话说出口就有点尖锐，声音听起来有点冷漠。

“白总经理，你是要直接告诉我结果呢？还是又要提供我什么意见了？”

“谷小姐，你在跟别人交谈之前，都先筑一道墙来保护自己吗？”

“不！那要看对象而定。如果我觉得可能会受到伤害时，我不只会筑一道墙，我甚至还会掘一条护城河来保护自己！”

“那么你是认为我会伤害你了？还是你根本就已经受到伤害了！”

若玫有种跌入陷阱的感觉！不过她依然维持着不变的口气说：

“白先生，你不觉得你的谈话离题太远了？”

“好！那我们就切入正题！”

听到白翊纮这么说，若玫反而有点紧张。

“你今天晚上有空吗？我想请你吃顿饭，顺便谈谈那件案子的事！”

若玫任了一下，满心不悦地说：

“你这算什么？对不起！白先生，我做事一向公私分明，而且我从不跟客户在公司以外的地方谈生意。你如果不愿意跟我谈，那么我可以把电话转给常总，你们职位相当的人去谈，或许能比较快谈出一个结果，吃饭的事就不必了！”

电话那端沉默了下来，若玫紧张得手心直冒汗，她真怕白翊纮就这样挂掉电话，那她真的就不知道该怎么对公司交代了。

过了很久，传来一声叹息。

“好！各小姐，我决定用你的广告设计，接下来的相关事宜，我会请崔副总明天和你们联络，你们再去详谈，再见！”

白翊纮的电话挂得让若玫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电话已经断了好一会儿，若玫仍然握着话

筒。白翎毓的语气中透着明显的失望，若玫觉得自己把这几天等待中的不满情绪发怒似地丢给白翎毓，这好像有点不公平！毕竟他真的是有权利这么做，可是不知怎么回事，自己就是忍不住要气气他。

常世伟推开若玫办公室的门，偏偏又不直接进来，只是站在门边察看若玫的神情。

“常总！进来吧！”

若玫放下电话，叫着常世伟。

常世伟走到若玫面前，仍然不发一语地看着若玫。

“为什么不问我？你们不是都急着想知道最后的结果吗？”

“我等着你告诉我啊！”

若玫卖着关子：

“常总，如果我告诉你，生意泡汤了，你会怎么样？”

“我？”

若玫点点头。

“我掉头就走，从此以后就当公司从来没接过这笔生意，你仍然是我最爱的人。”

常世伟的话虽然听起来是玩笑话，可他却又说得那么正经又直接，眼神中尽是满满的柔情，令若玫觉得尴尬。

若玫避重就轻地说：

“常总，别这样看我！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不是在谈公事，而是在谈恋爱呢！”

“不可以吗？”

常世伟认真的语气让若玫有点慌了手脚！早知道会挑起常世伟这些话，干脆就直接告诉他生意成交了，这下真是自找麻烦！

“好了！常总！别开玩笑了，白总经理已答应案子让我们做，明天你再找人跟他们崔副总联络，研究一些细节问题。”

常世伟不敢相信地看着若玫：

“真的？”

若玫肯定地点点头。

常世伟欣喜若狂地抱起若玫！

“我就知道！没有一件案子可以逃出你的手掌心，我就知道！”

若玫一脸的羞红，但仍力持镇定、若无其事地说：

“常总！常总！控制一下好不好？先放我下来好吗？”

常世伟轻轻地放下她，看着两颊羞红、面带羞涩的若玫，不禁有些怦然心动。

“若玫！你知道吗？从你进公司以后，你一直是我心中的最爱！”

若玫回避常世伟温柔诚挚的眼神，对常世伟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及表白，她故作不在乎地说：

“是啊！我知道！全公司哪一个人不知道我是你的最爱，因为我帮公司完成了最多案子，也是帮公司创造最高利润的人。”

常世伟失望地凝视她：

“若玫，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这算是正式拒绝我吗？”

若玫正色地说：

“常总，我这么说没什么意思，我只是不想再谈这个问题！”

两人相对无语，过了好久好久，常世伟又恢复了平常的口吻：

“太好了！我现在就等着帮你们开庆功宴了！”

常世伟一边说一边往外走。

“我现在就去宣布这个好消息，让大家来分享你的成功与喜悦。”

若玫点点头。

常世伟出去后不久，门外便传来一阵阵的欢呼声！

若玫知道日后自己在公司的地位更加稳固了，可是她对这些却一点都不在乎。

白翎毓出现后，本来应该在梦中才会出现的情景，现在却经常无法控制地浮现在眼前，这使得若玫的心中感到莫名的害怕，可是内心深处又似乎有所期待……

常世伟将公司大部分的人力都投注在长邦集团的案子上，广告推出后，反应超出预期的热烈，连带地，长邦集团新产品的销售量也出奇的好。

常世伟每天都笑逐颜开的，反倒是若玫从头到尾的反应有点意兴阑珊，甚至还明显地刻意回避。

“若玫，我可以进来吗？”

若玫抬起头，看到常世伟站在门外，她连忙站起来，走到常世伟的面前。

“总经理，有事吗？其实你可以叫人来喊我一声，不用自己来的！”

若玫自从那次常世伟对她似假还真的表白后，就对常世伟保持着上司与部属的距离。

常世伟将手中的请柬递给若玫。

“长邦集团开庆功宴，邀请公司的人参加，我想找几个主管去参加。你是这整个案子的大功臣，我想你也应该去。”

若玫看着手中的请柬，白翎缜的笑容又浮现在眼前，她甩甩头。

“你们去吧！我不想去，我觉得好累，好累、没有心力去参加这种应酬。”

常世伟一脸关心地问：

“你最近怎么了？老是心不在焉、精神恍惚的，有心事吗？”

若玫看常世伟一脸的关注之情，忍不住地想把自己的心事告诉他，可是她又怕常世伟会误会，只好把到嘴边的话又吞了回去。

“没什么事，大概是职业倦怠症吧！我想我需要放一个长假，让自己好好休息一下。”

常世伟还想再说，若玫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他只好说：

“你忙吧！反正是明天晚上的事，你再考虑考虑，大家都希望你能去。”

“嗯！”若玫点点头。

若玫走回位子上，拿起电话。

“喂！我谷若玫！”

“你好吗？”

电话那端传来白翎缜压抑的声音，若玫握着话筒的手不由得震动了一下。

若玫明知道是白翎缜，但她还是故作不知地问：

“对不起！你是哪位？我很忙，没时间玩这种无聊的猜谜游戏！”

电话那端一阵沉默。

“好！谷若玫，你故意的是不是？你一定要这样伶牙俐齿地维护你的尊严吗？好！我是白翎缜！这样你满意了吗？”

“白先生，有事吗？”

若玫心中开始小浪转成大浪地翻腾不已，可是口气依然冷冷地不带感情。

“明天晚上的酒会你来吗？”

“我不去。”

“为什么？”

“我有告诉你的必要吗？而且我不知道我有什么理由非去不可！”

“有！”

白翎缜坚定的语气，倒让着玫有点意外。

“好！你只要能给我一个足以说服我的理由，我就去参加。”

“我想你！这个理由可以打动你吗？”

白翎缜充满感情的声音让若玫悸动不已。若玫平常有条不紊的思路，一时全被打乱！一时之间竟找不出任何可以反驳他的话。而若玫的沉默不语，却使得电话那端的白翎缜紧张万分。

“怎么了！若玫！生气了吗？”

若玫依然苦苦思索着该怎么反击白翎缜，所以对白翎缜的话置若罔闻。

白翎缜叹了口气，放弃地说：

“好吧！如果你真的那么不想见我，就别来了，算我没说吧！”

“好吧！”若玫实在想不出该怎么回避白翎缜，索性选择面对他，“我会去的！不过这是公事，完全与私人感情无关！”

“好！好！”

白翎缜的声音中掩不住兴奋之情。

“明天晚上我去接你！”

若玫不想在公司里引人非议，因此她一口回绝：

“不用了！我跟公司的同事一起去，比较方便！”

“好吧！那明天见！”

若玫挂上电话，心里还有点余波荡漾。她搞不清楚自己对白翊纮到底是什么感觉，可是她不得不承认自己实在很想见他。若玫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一抬头，却看到常世伟斜靠在门边。

“常总，又有什么事了？”

若玫摸着自己滚烫的脸颊，故意提高音量来掩饰自己的慌乱。

“白翊纮来的电话？”

常世伟的声音中含有敌意，这使得若玫不太想回答他的问题。不过，在经过常世伟对自己的感情表白后，若玫想想还是勉强地点了点头。

常世伟皱眉：

“你最近工作不能集中精神，浑身提不起劲来，不是什么职业倦怠，全是为了白翊纮是吗？”

若玫对常世伟这种毫不保留的质问非常反感，她冷冷地说：

“常总，你这算什么？如果我工作不力或是在工作上有什么过失，你都可以指责我，但是你没有权利利用这种咄咄逼人的口气来质问我的隐私！毕竟我们还只是同事的关系，不是吗？”

常世伟也发现到自己的失态，他带歉意地说：

“若玫！对不起，我只是一时心急，还有一点沮丧，打从你那天见到白翊纮而在会议上失常的举动后，我就知道你喜欢他，否则你也不会众目睽睽之下看着白翊纮直发愣；而白翊纮对你也一定是念念不忘，要不然他也不会屈尊降贵地亲自打电话来邀你参加酒会了！最令我感到沮丧的是，为什么你对我的感情好像穿了防护罩似的可以刀枪不入，可是白翊纮却那么轻易地就攻破你的心防，敲开你的心门。”

若玫对常世伟这番话的反应相当平静：

“白翊纮是打电话来邀请我参加酒会，可是就像你说的，我是这个案子成功的首要功臣，我想他亲自打电话来邀请我，只是代表整个长邦集团对我的尊重与感谢，如此而已。我是一个成年人，就算我对哪一个男人感到心动，我相信自己可以控制住情绪。那次的举止反常，并不是因为我对他一见钟情，而是另有其他原因。”

“什么原因？”看来常世伟是打破砂锅问到底了。

若玫火气不由得升上心头：

“今天是怎么回事啊！每个人都来质问我这个，质问我那个，你们这是在审犯人，还是在逼口供？我说到这种程度已经够多了，你再问下去，是不是已经超过我们交情以外的呢？”

常世伟急急地举起双手：

“好！好！我不问了，你别生气！我只想告诉你一件事，说完我就走好吗？”

若玫一副无可无不可的样子。

“若玫！我爱你！从你一进公司开始，我就爱你。平常我对你的包容、支持、鼓励及关心都是因为我爱你。我一直不敢正面告诉你，是因为我不想给你心理压力和造成你工作上的困扰；我要你自自然然地和我相处，我不要我们之间有一丝一毫的勉强，我总相信日久生情。可是我想，我现在最缺少的就是时间，所以我不能再继续沉默了，因为我怕我再不说出来的话，以后就永远没有机会、也没有勇气告诉你了！”

常世伟一口气把话说完之后，转身走了出去，完全不给若玫任何说话的机会，因为他实在太害怕再听到任何拒绝的言词。

若玫整个人跌坐在椅子上！虽然常世伟平常就曾不时地对她若有若无地表露他对她的感情，但是他今天这样直接又赤裸的表白，还是令若玫无法招架且又震惊。她没想到自己的感情世界在空白了20几年之后，却在同一天内有两个男人向自己示爱，她不知道明天该如何面对常世伟和白翊纮。

若玫的思绪一片混乱！

整个酒会中镁光灯不停地闪烁，政界、商界要人云集，记者们无不使出浑身解数，想趁这个机会捕捉一些难得的镜头或期待听到一些消息。

常世伟带着若玫和公司几个主管来到了会场。一路上，若玫一直在回避常世伟的眼光；一进会场，常世伟马上被崔建章拉走。若玫深怕有人会来找她说话，赶紧拿了杯酒，一个人躲在角落。

人虽站在角落处，可她却不停地四处搜寻白翊纮的人影。找了半天，仍不见他的踪影。若

玫心里有种被欺骗的感觉，她放下酒杯，正想离开时，突然有人从她身后握住她的手，轻声地说：

“对不起！我来晚了！你想继续待在这个枯燥乏味的地方，还是想出去走走？”

若玫可以感觉到自己心跳加速！她不断地告诉自己要拒绝他，可嘴里说出来的话却是——

“出去走走吧！”

白翊纮牵着若玫，迅速离开会场。

两人走到白翊纮的车旁，若玫突然发现白翊纮紧握着自己的手，她用力地抽回自己的手。

白翊纮一脸笑意地瞅着她。若玫实在不喜欢这种处于下风的感觉，于是有些恼地抱怨：

“早知道今天要来罚站，就穿得舒服一点！”

“对不起！”

白翊纮帮若玫开了车门，等若玫上车后再轻轻地关上车门，自己上车坐定后，问若玫：

“想去哪里？”

若玫看着白翊纮……梦中的影像一幕一幕不断浮现出来。若玫挥挥手，想将这些影像挥走。

若玫的举动让白翊纮感到纳闷，他抓住若玫的手——

“若玫！怎么了？你在做什么？”

若玫回过神来，看着白翊纮，惊惧地说：

“对不起！我想回家！你送我回家好吗？”

白翊纮虽然感到很失望，可是他仍然点点头。发动车子，一路无语地开到若玫家门口。

他停下车子，紧握着方向盘。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那件案子带回去研究3天吗？其实早在开会那天，我就决定用你的设计了！我之所以要这么做，只是给自己找一个借口打电话给你。可是我一回公司就后悔了！我后悔自己跟你约定3天，我应该说两天或者一天；这3天对我来说，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一种折磨与煎熬！”

白翊纮停顿下来，深情地望着若玫，而若玫凝视着白翊纮，整个人仿佛跌入梦中……自己化身为心玫，而白翊纮则变成伟平。

白翊纮捧着若玫的脸，诚挚地说：

“若玫！我爱你！你听到了吗？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无法控制地爱上你，你知道吗？”

若玫闭上眼睛，脑海中一直浮现着伟平柔情无限的眼神，而白翊纮的声音却全都化为伟平对心玫一声声的呼唤——“心玫！我爱你！我爱你！心玫！”

若玫喃喃地：

“我知道！我也爱你！”

白翊纮以为若玫给了他肯定的答复，他满心激动，情不自禁地低下头去吻若玫，若玫不由自主地用手环绕住白翊纮的颈子。

一声尖锐的喇叭声让若玫整个人清醒过来！她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和白翊纮拥吻着……她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她用力推开白翊纮，低着头，手足无措地问白翊纮……

“白翊纮！你在干什么？”

“我？”白翊纮一脸错愕地反问着若玫。

“你不觉得你这么做太唐突了吗？我们的感情还没到这种程度吧！”

白翊纮被她这反应搅得有点迷糊了，他不知道为什么前后不到30秒的时间里，若玫的态度会判若两人。

“我向你表白感情，你给了我一个肯定的回答，你告诉我，你也爱我，我以为你接受了我的感情，所以我才会……难道是我会错意了吗？”

若玫知道又是那个梦的影响，她抱歉地说：

“白先生！真对不起，我刚才可能有点精神恍惚，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请你千万不要误会，把刚才的事忘了吧！”

白翊纮听了，有点恼羞成怒地说：

“忘了？你在我热情高涨的时候，叫我把它忘了？你算什么？你如果不喜欢我，可以直接拒绝我，或不理我，为什么在给了我一个惊喜之后，又把我推入万丈深渊！如果你后悔让我吻了你，你可以掉头就走，不需要用‘精神恍惚’这么牵强的理由作借口！我们都是成年人了，不需要再玩这种小孩子的游戏，我想我还可以承受被拒绝的打击！”

若玫被白翊纮一阵抢白气得脸都白了！本来对白翊纮的歉意一扫而空，她激动地说：

“白翊纮！你搞清楚，这可是我的初吻，我却在这样糊里糊涂、莫名其妙的情况下献给一个——一个……”

若玫不知道该怎么说下去，白翊纮却怒声地说：

“一个什么？你说啊！为什么不说下去？你平常不是牙尖嘴利的吗？”

“一个陌生人！”若玫不甘示弱的大声反驳。“而且，我也已经道过歉了，你还想怎么样？”

若玫气白翊纮不相信自己，又对自己为梦境所扰感到害怕，她一边说一边发抖，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白翊纮看若玫一副委屈的样子，心中觉得十分不忍，他心疼又难过地说：

“若玫！我实在很难过，对我而言，我几乎已把你视为我生命的全部，可是你却左一句精神恍惚，右一句陌生人，把我对你的感情完全抹煞。若玫！你相信我，这也是我的初吻哪！”

若玫只是哭，仿佛没听见他的表白。太多的压力积压在心中，如今全给白翊纮退了出来，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她不停地哭，让白翊纮不知所措。他心慌意乱地安慰——

“若玫！对不起！你别哭了，我不是有意那么说的，我只是有股被愚弄的感觉，一时气愤才会对你说那些话，我跟你道歉好不好？你别再哭了，你哭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若玫！若玫！”

若玫摇着头，还是一径地哭。

白翊纮索性把着玫拥入怀中，轻拍着她的背——

“别哭了！都是我不好，我收回我刚说的话，好不好？若玫！”

白翊纮不断地安慰着若玫，过了好半晌，若玫才止住了哭声。她挣脱白翊纮的怀抱，抽抽噎噎地说：

“对不起！不关你的事，自从你出现后，带给我很大的困扰，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才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若玫的话令白翊纮不由得震动了一下，他紧张地问：

“我带给你困扰？什么样的困扰？你已经心有所属了吗？是谁？是常世伟吗？”

“为什么你会认为是他呢？”若玫不解。

“因为今天在会场里，他虽然不停地跟别人交谈，可是他的眼光却一直跟着你游走。”

若玫摇摇头。

“我心里确实已有人，那是我一直以来的期待，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等的人是谁，但绝对不是常世伟！”

白翊纮如释重负地吁了一口气。若玫看了白翊纮一眼，继续说：

“我承认我对你是有一种很特殊的感觉，我自己也弄不清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有的时候，你会让我感到害怕，一种说不出原因的害怕，怎么办？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白翊纮握着若玫的手，真切地说：

“若玫！不要怕我好吗？不要再躲我好吗？既然你自己都不知道所等待的人是谁，那么你又怎么知道那个人不是我呢？不要再为了那个子虚乌有的人而拒绝我，好吗？”

“可是……”

若玫还想再说，白翊纮却不让她再说下去；他拥紧若玫。

“不要再说了！就算你心里真的有所期待，我也有自信把他从你心里连根拔起，但是你必须给我机会，好不好？”

若玫不说话，只是静静地让白翊纮拥着；可是，她清楚地知道，她要的人不是白翊纮。然而，她已觉得好累好累，需要一个宽阔的肩膀来让自己休息、依靠。她愿意暂时躲在这个假象中，永远都不要出来，她甚至希望这个假象就这样永远延续下去。

“仲南！你来啦！”

伟平看见仲南进来，愉快地说。

仲南一进门就看见白伟平一家人正在用餐，他高兴地说：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今天又可以饱餐一顿，打打牙祭了！”

白翊纮连忙起身帮萧仲南拿了副碗筷。

韩瑛对仲南一直存有心结，但碍于他是伟平最好的朋友，所以表面上还是对他客客气气

的：

“仲南，快来吃饭吧！”

韩瑛喊着张嫂：

“张嫂！帮萧先生添饭！”

仲南坐了下来，开始大快朵颐。

“仲南！怎么这么久都没来，在忙什么？”伟平边给仲南夹菜，边问着他。

仲南摇摇头。

“我哪有什么可忙的！我又不像你有那么大的事业要掌理。可以忙的，还不就是为了那些学生的鸡毛蒜皮事，整个忙得没完没了的，好不容易挨到学校放假了，才有时间过来！”

伟平笑着说：

“其实有时候我还真羡慕你，每天都过得那么充实，我现在才真的是没什么可忙的；公司里大部分的事都已经交给翊纮处理，我这个董事长现在也只是挂名而已，有什么好忙的！”

仲南转向白翊纮——

“翊纮！你真不简单，年纪轻轻的就接管白家这么庞大的企业，还做得这么有声有色，比你爸爸当年强多了！”

白翊纮羞赧地说：

“萧伯伯，你太夸奖了，其实公司的重大决策还是需要爸爸从旁指导，我的经验和历练还是不够的！”

仲南拍着白翊纮的肩膀：

“翊纮啊！你太谦虚了！不过有一点你就真的比不上你老爸了！你老爸在你这个年纪时，你都已经5岁了！可是你呢？我就从没见过你身边有个伴，怎么？是不是你眼光太高了？”

韩瑛叹着气说：

“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给他介绍了多少名媛淑女，他就是看不上眼！”

伟平摇头，感慨地说：

“你也别再帮他找对象或安排什么相亲了，让他自己找吧！世界上能有多少人可以找到自己真心所爱的人相守一生呢？”

韩瑛听了伟平的话，脸色一下子便沉了下来，她放下碗筷，说：

“你们吃吧！我不太舒服，先回房了！”

韩瑛回房后，仲南对伟平说：

“你经常这个样子吗？”

伟平一脸不解地——

“我说错了什么吗？”

仲南摇着头。

“事情已经过了20几年了，你还忘不掉吗？你这样经常性地情不自禁流露出你内心的感情，韩瑛怎么受得了？”

伟平满心痛楚地说：

“受不了的人是我！你知道吗？我必须把我的感情硬生生地藏起来，不能说，不敢想，你知道这有多痛苦吗？真的忍不住的时候，我只能自己躲到海边去品尝这种心理的煎熬，一次又一次。你知道这样的日子有多难熬吗？我还得顾及到二妈，不能5；起她的感伤，你知道这有多难吗？”

白翊纮第一次看到父亲的情绪这么激动，不禁诧异地问：

“你们可以告诉我你们在说些什么吗？为什么跟二婆有关呢？”

仲南几乎忘了翊纮也在场，他清了清喉咙，分开话题：

“没什么！只不过是一段伤心的往事，不提也罢！对了！你到底有没有女朋友啊？”

白翊纮腼腆地说：

“有是有，不过还谈不上什么女朋友。那个女孩人品好、能力强，我很喜欢她，不过她好像有心事，对我也是时好时坏的，教人无法捉摸！”

“哪天带来家里给我们看看，我们帮你敲敲边鼓，也就成了。你啊！早点结婚，也好了却你二婆一桩心事，知道吗？”

“嗯！”白翊纮点头，“有机会一定带来给您看。萧伯伯，下午公司还有事，我先走了！您慢用！”

白翊纮离开后，萧仲南直盯着伟平。

伟平幽幽地说：

“仲南！你知道吗？我一直有一种感觉，我一定会再见到心玫！”

仲南无奈地喟然叹说：

“伟平！逝者已矣，你这样一直深陷在过去的回忆中，躲在自己的幻想里，却放着现实中活生生的人不管。韩瑛再怎么也跟了你20几年，纵使当初再不愿意，日子不也一样过去了？你跟她儿子也有了，难道你对她就一点感情也没有吗？”

“我所有的感情都给了心玫，我所有的感觉也都随着心玫一起死去了！”

仲南挥挥手。

“算了！算了！别再谈了！越谈越糟！”

仲南默默地吃着饭，可是伟平知道，他和心玫的感情只有仲南和二妈秀萍可以了解。可是秀萍心底的痛是伟平不愿也不敢去触碰的，所以也只有仲南可以为自己稍稍分担一些痛苦。

仲南抬起头，偷偷地看一眼伟平，他知道自己对伟平责任性的提醒根本产生不了什么作用。

伟平的眼光移向窗外，看着远方，他深信心玫一定会回来的，一定会的！

“请进！”

若玫一直低头忙着整理资料。

“小陈！资料弄齐了吗？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该走了！”

若玫见进来的人一直没说话，抬头一看，才知道进来的人不是陈建昕，而是常世伟。若玫赶紧站了起来，将桌上的资料拿齐，一边往外走一边说：

“常总，对不起！我跟客户约好了谈个案子，我先走了。”

常世伟痛苦地说：

“若玫！不要一直避着我好吗？”

常世伟的话令若玫不得不停下脚步。

“常总！我已经说过我不想再讨论这个问题了，尤其是在公司里。”

“你只要告诉我，你是不是已经接受了白翊纮了，酒会那天我看到你跟他走出会场，而且……”

“而且什么？”若玫反问。

“而且他还在车上吻了你。”

若玫又窘又气，红着脸说：

“你跟踪我！你居然跟踪我！你还做了什么事，你干脆一次告诉我，让我有点心理准备，免得我又当着你的面做一些不可告人之事！”

“若玫！我只是……”

“你只是什么？”若玫大声地打断常世伟的话，“我们今天把话说清楚，如果以后还能以部属的方式对我，我就继续待下去，否则的话，你就是逼我离开公司了！”

常世伟颓然道：

“这么说，你是真的接受了白翊纮了？”

若玫对常世伟这样反反复复的求证，十分恼怒，她生气地说：

“是的！是的！我是接受他了，我们两情相悦可以吗？你满意了吧！可以死心了吗？你知不知道你这个样子，对我的工作造成多大的困扰？我手上有忙不完的工作，每天还得在同事的闲言碎语中求生存，稍有不慎，就会被一些流言击伤，你了解吗？”

陈建昕突然推门进来？低着头抚弄着手上的相机说：

“谷姐！走吧！”

他一抬头，却看到谷若玫气呼呼的，而常世伟的脸色也是难看至极。他吐了吐舌头，小声地说：

“谷姐！我到外面等你！”

“不用了！我们现在就走！”谷若玫铁青着一张脸。

陈建昕真后悔自己没头没脑地一脚踩进暴风圈内，他看苗头不对，赶紧先走了出去。

若玫跟在陈建昕的后面往外走，经过常世伟的身旁时，常世伟抓住她的手说：

“若玫！我祝福你！”

若玫心里虽然仍在生气，可是常世伟对自己付出的感情却是不容抹去的。她不觉停下脚

步，和缓地说：

“谢谢你！谢谢你的谅解！”

若玫坐上陈建昕的车子，马上催促他：

“小陈！快点，来不及了！”

“谷姐……”

“不准说话，也不要问我任何问题，我不想听，也不想回答！”若玫警告。

“可是常总他……”

“小陈！再说我就翻脸了！”

陈建昕看若玫眉心皱得都快打结了，本来还想再说，想想还是选择噤声不语。

若玫的移动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喂！谷若玫！”

“若玫！晚上有空吗？我接你到家里吃顿饭好吗？我父母想见见你！”

若玫的心绪被常世伟搅得一团乱，还来不及恢复，白翎纨又做出这种完全不让她有心理准备

的安排，于是她没好气地说：  
“你打电话从来不通报姓名的吗？你有什么理由要求别人一定要认得你的声音？而且我也不像你，有人帮你做事，我可是拿人薪水帮别人做事的。你说吃饭就吃饭，不用事先通知的吗？”

白翎纨莫名其妙地被若玫骂了一顿，可是依然耐着性子说：

“好！好！我是白翎纨！这样子可以吗？怎么了？火气这么大，谁又惹你生气了？你如果今天不想去，就改天好不好？”

白翎纨包容的语气，让若玫觉得自己似乎过分了点，不觉放缓了语气：

“也没什么事，只是我今天工作很多，而且我没有心理准备，穿着也不太正式，明天好吗？明天星期六，我要忙到下午，下午4点你到公司来接我，好吗？”

白翎纨高兴地说：

“好！好！明天我去接你，你知道吗？我父母迫不及待地想见见你！”

若玫疲惫地说：

“就怕他们会失望！”

“不会的！明天你等我！”

若玫挂上电话，如释重负地吁了一口气。

小陈调侃地说：

“谷姐！夹在两个男人之间的滋味不好受吧！”

若玫瞪一眼陈建昕：

“小陈！胡说些什么？讨打啊！今天的案子要是没办好，明天你就得夹在常总和企划部之间，那种滋味，你想尝一尝吗？”

陈建昕一想到常世伟那张阎王脸和企划部那个泼妇，就不自觉地踩下油门，加快速度往前冲。

若玫把桌上的东西迅速整理后，再将自己脸上的妆重新匀过，匆匆地走出公司。

白翎纨看到若玫走出来，连忙下了车，迎上前去牵着若玫的手，赞叹道：

“若玫，你真漂亮！”

若玫无意识地拨着头发，不安地说：

“翎纨！非去不可吗？我觉得很不安！”

白翎纨安抚她：

“若玫，你别那么紧张好不好？丑媳妇总要见公婆的，你平常不是很伶牙俐齿的吗？你只要拿出你平常的一半功力，保证他们就会对你服服贴贴的。”

若玫白了翎纨一眼：

“你这算是夸奖我还是挖苦我啊？平常看你挺正经、忠厚的，看来我得对你重新评估一番了！”

白翎纨用求饶似的口吻说：

“好好好！说真的，不过就是吃顿饭，况且还有我在你身边，你不需要太紧张。这只是一个形式，一方面借这个机会介绍你和我父母及二婆认识，一方面可以阻止我母亲不停地为我安

排相亲的行动。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我爱你！”

若玫听到白翊纮提到二婆，她的心不由得牵动了一下，她紧张地问：

“二婆？”

白翊纮感觉若玫整个身子僵着，他拍拍若玫的手说：

“你别紧张，我二婆比我父母还疼我，这次还是她直催着我带你回去呢！”

若玫笑着说：

“快走吧！去得太晚了，可真要被你父母、还有那个最疼你的二婆三振出局了！”

若玫表面上虽然故作轻松，可是车子越往前驶，她心中那股莫名的害怕也越来越强烈。

车子平稳地向前驶，开始沿着海边开着。若玫直盯着窗外熟悉的景象，她完全可以知道何时该转弯，何时该直行。

白翊纮侧着脸看若玫出神的样子，不禁自豪地说：

“怎么样？这里很美是不是？”

若玫整个人仿佛置身在梦中，白翊纮的话就像撞到墙上似的，完全得不到任何回应。若玫的耳畔只有伟平的声音不停地回响——

“从此刻起，你就是我的妻子，天地为我们见证！”

若玫喃喃自语地说：

“从此刻起，我们就是夫妻，祸福与共，生死相随。”

白翊纮疑惑地问：

“若玫，你在说什么？”

白翊纮的话仍旧没有得到回答，他看了若玫一眼，却只见若玫闭着双眼，泪如雨下。白翊纮吓得赶紧停下车子，抓着若玫的手大声地喊：

“若玫！若玫！你怎么了？若玫！”

若玫缓缓地睁开眼睛；她看着窗外，依然是她梦中的景象，她反抓着白翊纮的手，急促地问：

“你住在这里吗？是吗？”

若玫的不安及慌乱也感染了白翊纮，他有些紧张地说：

“不是！不过离这里不太远！怎么啦？你到底在害怕什么？”

若玫定了定神说：

“我也不知道，没事了，我们走吧！”

白翊纮继续把车子往前开，车子所走的路线跟若玫梦中的地方一模一样。若玫双手紧握着拳，而手心直冒汗。当白翊纮将车子停在白家大门外时，若玫的脸突然变得惨白！她的耳边响起白承民的声音——

“只要我在一天，你就非得娶韩瑛不可！”

白翊纮下了车，绕过前面帮若玫开了车门。

“若玫！下车吧！到了！”

若玫下了车，全身颤抖着紧靠着白翊纮，却没有办法移动自己的脚步。

白翊纮低头看着紧靠着自己、脸色惨白的若玫，他实在无法理解平常能言善道、精明干练的若玫，为什么会为了吃一顿饭而紧张成这样？他不由自主地去握若玫的双手，可是若玫的手却冰冷得让他结结实实地打了一个冷颤，他惊讶地问：

“怎么啦？你怎么紧张成这样？这不像你啊！是不是不舒服？要不要我先送你回去，改天再来！”

若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抹去额头上的汗，坚定地像是对着自己说：

“不！不要改天，就是今天，该来的总是会来的，走吧！”

“你确定吗？”白翊纮仍旧不放心地问。

若玫用力地点头。

若玫紧紧抓着白翊纮的臂膀向前走去。每往前走一步，若玫的手就抓得更紧。眼前的一切对若玫而言简直再熟悉不过了！她甚至闭着眼睛也能从中庭走到大厅。

她似乎看到了心玫和伟平两人在中庭互相追逐着。而当她进入大厅时，梦中的情景又一一浮现！许多人争执的声音忽远忽近地在她身边响起……

“翊纮，谷小姐来了吗？”

韩瑛的声音唤醒了快要跌入梦境中的若玫。若玫循着声音望去，看见韩瑛雍容华贵地从二楼走下来。

白翊纮迎上前去，挽着韩瑛的手走向若玫。

“妈，这就是若玫。”

然后又对着若玫说：

“若玫，这是我母亲。”

韩瑛审视着眼前这个令向来眼高于顶的翊纮心动的女人；不知怎么搞的，她打心里就对若玫含有一种不知名的敌意，不过她还是客气地招呼着若玫。

“谷小姐，请坐！”

白翊纮完全没有察觉到母亲对若玫的敌意，他依然高兴地问着：

“妈，爸呢？他不是答应我今天不出门的吗？”

韩瑛不悦地说：

“你爸到海边去了！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每回到了海边就浑然忘我了，谁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来！别管他了，谷小姐！来！随便坐！”

白翊纮拉着若玫一起坐着；若玫却一直显得局促不安，白翊纮虽然一直紧握若玫的手，若玫却觉得茫然无所依。

“心玫！爸爸给了我一条路，他要我先娶韩瑛进门，然后你没名没分地在韩瑛进门两年后跟我在一起，你愿意吗？”

“我愿意！如果只有这一条路才能跟你相守一生，我愿意！”

“若玫！若玫！妈在问你话呢！”白翊纮轻声喊着出神的若玫。

若玫回过神，眼神中尽是疑惑；她不明白为什么这个让伟平和心玫走上自杀之途的韩瑛，现在会坐在白家的大厅中做着白家的女主人？

“若玫！”

白翊纮见若玫半晌没有答话，忍不住又轻喊了她一声。

若玫抱歉地说：

“对不起！我没听清楚！”

“妈是问你在做什么工作。”

“对不起！伯母，我在一家广告公司负责广告设计及一些业务工作。”

韩瑛面无表情地说：

“听翊纮说，公司这次新产品的广告做得很成功，全都是你的功劳。”

若玫在韩瑛冷冷的语气中根本听不出任何赞赏，但她仍然客气地说：

“没有啦！这是大家努力的成果，哪里是我一个人可以做得来的！”

韩瑛看着翊纮从进门到现在，眼睛就一直没有离开过若玫；她看得出来，翊纮对若玫用情很深，可是她总觉得若玫对翊纮似乎没有像翊纮那样全心全意。

“翊纮，回来啦？谷小姐呢？”

白翊纮连忙站了起来，快步地走到秀萍身旁，挽着她的手说：

“二婆！我们早就回来了！”

若玫直愣愣地盯着秀萍，她依稀可以从秀萍的身上看到她当年的风韵，就像在梦中一般。

“心玫！来二姨这里，伟平你看，心玫真是越大越漂亮了！”

若玫不由自主地走到秀萍的面前，她握着秀萍的手，像多年的老朋友似地说：

“二姨！你这一向可好吗？”

若玫那熟悉的眼神、熟捻的语气，最主要的是那一声“二姨”勾起了秀萍心中尘封已久的往事；而这些沉重的往事却压得秀萍摇摇欲坠，整个人怔怔地望着若玫，眼前的一切渐渐地模糊……她好像又看到心玫站在自己的面前。她不觉地伸出手，摸着若玫的脸庞说：

“二姨很好，可是你好吗？我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

秀萍的举动让韩瑛和白翊纮感到纳闷，他们不明白何以若玫曾叫二婆为二姨，而二婆也回答得如此理所当然。白翊纮纳闷着为什么每个人今天都那么反常！

“太太！先生回来了！”

”张嫂的声音把所有的人都拉回现实中。

韩瑛站起来，正好见到伟平走到门口，她埋怨道：

“伟平！你怎么搞的？翊纮不是说要带谷小姐来家里吃饭吗？怎么也不早点回来！”

若玫听到伟平的名字，整颗心都纠结在一起！她全身僵硬地、缓缓地转过身，眼神正好迎上伟平的眼光！她直盯着伟平，时光像被定格了一般。她觉得所有的人都不存在了，只剩下自己和白伟平面对面仁立凝望。

“心玫！难道你要眼睁睁地看着我娶别的女人，然后我们3人痛苦一辈子吗？”

“不！不！不要！”

伟平将心玫拥入怀中。

“若玫！若玫！你怎么啦？若玫！”

若玫睁开眼睛，发现自己泪痕满脸地被白翊纮紧紧抱在怀里。

伟平走到若玫的面前，关心地问：

“谷小姐！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要不要叫翊纮先送你回去？”

若玫哀怨凄楚的眼神一直未离开伟平。伟平虽然已步入中年，可是他的神态、举止跟自己梦中的伟平一模一样。若玫清楚地知道他就是自己心底深处长久的期待。

伟平奇怪着为什么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人，会用这样沧桑的哀怨的眼神看着自己，而他也必须费力地控制住自己，才能按捺住自己心中那股想拥抱若玫的冲动。更奇怪的是，若玫的眼神让他没来由地想起心玫。

在一片寂静中，若玫突然指着伟平激动地嘶喊：

“我明白了！我全都明白了！但是为什么你还在这里？为什么？”

若玫说完后狂奔出去！

白翊纮虽然不知道若玫在说些什么，可是若玫一连串的反常举动已够让他提心吊胆了！现在又这样急奔而去，他唯一想到的就是追出去。

韩瑛被这一阵混乱搅得一肚子气。她生气地说：

“翊纮也真是的！天下女人那么多，他却偏偏挑了一个精神有问题的女人。白伟平！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你得好好处理，最好是叫翊纮跟她断绝往来！”

秀萍跌坐在沙发上，她只是不断地自言自语：

“我知道她一定会回来的！一定会的！”

伟平只是怔怔地站着，对韩瑛所说的话根本毫无反应；他虽然不知道若玫到底明白了些什么，可是他直觉地感到若玫说的那些话是冲着自己说的。太多的疑问落在伟平的心头，而那原本深深埋在心底的伤痛，正一点一滴地迅速涌出来。

“若玫！你别跑！等我！”

白翊纮边跑边喊着若玫，可是若玫却像是发了疯似地不停往前跑。白翊纮加快了脚步赶上若玫，用力抓住若玫的手，若玫不停地挣扎，尖声地喊：

“你放开我！放开我！”

若玫又哭又叫，拳打脚踢的使得白翊纮不得不加些力量。

“若玫！你冷静一点！冷静一点！”

白翊纮的安抚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若玫仍然不断反复地说：

“你放开我！你不明白！你不明白！你放开我！让我走！”

白翊纮大声地说：

“我是不明白，如果你不告诉我，我怎么会明白？若玫！你停下来，停下来！”

若玫歇斯底里地哭喊：

“不！不！你让我走！放开我！”

白翊纮在无计可施、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只好举起手重重地打了若玫一巴掌。清脆的巴掌声让两个人都愣住了！若玫整个人瘫在白翊纮的身上，白翊纮紧紧地环抱着泪流不止的若玫，心疼地说：

“若玫！你心里到底隐藏了什么事？告诉我好吗？你这个样子，我心都碎了！”

白翊纮的话对若玫非但没有镇静作用，反使若玫如遭电击般地一下子推开了他，惊慌地摇着手说：

“不要！不要！请不要再为我心碎！请停止你对我的爱，请你停止这一切好吗？我现在只要求你一件事，送我回家好吗？”

“当然可以！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但是你还没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什么事情让你这么惊骇莫名。伤心欲绝？到底为了什么？”

“不要问我好吗？至少现在不要！”若玫苦苦哀求。“我一定会告诉你的，但不是现在，我现在思绪一片混乱，我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告诉你什么，现在我只想回家！好吗？”

白翊纮无奈地点点头。两人一路无语地回到了谷家。

若玫要下车时，白翊纮终于忍不住抓着若玫的手说：

“若玫！为什么我心里有一种将要失去你的感觉？为什么我在你的眼神中只看到你对我的

抱歉，却看不到一点点的留恋？为什么？”

若玫沉重地说：

“ 翊纮！真抱歉，请你以后离我远一点，不要让我伤害到你。 ”

白翊纮有点失去理性地大声喊：

“ 不要再跟我说什么抱歉的话！也不要净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我只要知道事情的真相，请你告诉我真相好吗？ ”

“ 翊纮，对不起！我知道你不想听，但是我现在唯一能说的只有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 ”

若玫冲下车，头也不回地跑回家！她没办法再面对善良、热诚且对自己付出真心感情的白翊纮！她心中想的、脑海里出现的，及眼睛所看到的全部都是伟平。而白翊纮的眼神却让自己觉得快要崩溃！

若玫把自己锁在房间内，她趴在床上，紧咬着下唇，默默地流着泪，心中不停地喊着：

“ 伟平！为什么？你为什么失约？为什么？ ”

在谷家门外的白翊纮始终想不透为什么一下子所有的事情全走了样！为什么若玫对自己的感情会在前后不到几个小时之间消失殆尽？他恨不得能冲进谷家问个清楚。可是若玫痛苦的神情却让自己挪不开脚步。不知道过了多久，白翊纮才颓然地将车驶离谷家。

若玫经过了几天的辗转反侧，最后她还是决定面对这一段原本属于她而半途中断的感情。

“ 喂！请问白伟平先生在吗？ ”

“ 你等一下！ ”

若玫在短暂的等待中，抑制不住自己的心猛烈地跳动。

“ 喂！ ”

白伟平低沉的声音从电话那端传来，若玫虽然心里早有准备，可是虽然被白伟平的声音震得脑中一片嗡嗡作响。

若玫努力地克制住自己内心的激动，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自然而平静。

“ 我是谷若玫！ ”

“ 我知道！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找我的！ ”

白伟平的声音听起来虽然平静，但若玫可以听出他内心的激动，这样反倒使若玫镇定了不少。

“ 我考虑了很久，我想我们需要好好谈谈！ ”

“ 好！ ”

白伟平坐在餐厅内等着若玫，他的心仿如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的，可是表面上仍是力持镇定地坐在位子上。

若玫走进餐厅，看见白伟平坐在里面，她突然有些迟疑，她的内心有如波涛汹涌。她一步一步地朝伟平走过去。

白伟平看见若玫走进来，他几乎有一种错觉，他觉得走进来的人是心玫而不是若玫。他用力眨了眨眼睛，若玫还是若玫。他连忙站起来，帮若玫拉开椅子，若玫坐下来之后，一直看着白伟平。伟平被若玫看得有些不知所措。

“ 谷小姐找我来是要谈翊纮的事吗？你们吵架了吗？我看他这几天好像很痛苦的样子！ ”

“ 他的痛苦才开始，但很快就会结束，可是我们却都痛苦了二十几年了。是不是？ ”

伟平吓了一跳！讶异地问：

“ 你为什么这么说？你说我们？你是指我跟你吗？是吗？ ”

若玫点点头。

伟平的眼神中尽是疑惑。

“ 谷小姐，我不记得我们曾经见过面，你…… ”

“ 伟平！你相信人有前世或来生吗？ ”

若玫的一声伟平喊得那么自然、真情，仿佛她早已认识他，然后发自心灵深处的呼唤，伟

平的心中一阵悸动！他凝视着若玫，柔声但略带痛楚地说：

“我相信！我一直都相信，否则今天我也不会这么痛苦了！”

伟平说完后，惊讶于自己的情不自禁！他隐藏在心中20几年的伤痛，居然可以对才第二次见面的若玫这么自然地说出来。他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似地问：

“你那天临走时说的那句话是对着我说的不是？你一直说你明白了，你到底明白了什么？你说我不应该在白家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不应该在白家，那么我应该在哪儿？”

若玫一脸哀凄，泪眼迷蒙地望着伟平——

“记得你曾经说过，‘不管在今生或来世，我都只认定你一人，如果我们生不能相守，只有选择死后相随！’你心中认定的人早已消失，为什么你还在这里呢？”

伟平想都没想的就迫不及待地好像要跟若玫解释似的回答说：

“我在这里是因为我在等她，我一直在等她回来，你知道吗？”

若玫直逼着伟平问：

“你曾经说过，‘不管我们的外表作了多大的改变，我们对彼此的感觉不会消失，感情不会改变。’那为什么你感觉不到我，为什么？”

若玫一刀见血的指责，让伟平震撼不已！20几年前的往事一下子全都浮现在眼前！20几年来的伤痛一下子全涌上了心头，那种扎心的痛楚自他的心头蔓延扩展到全身！伟平的脸色死白，额头上不断地沁出汗水。他抚着自己的胸口，不断地喘气。

伟平激动的神情让着攻心中感到十分不忍，她放缓了语气，平静地说：

“从我有记忆以来，我就不停地重复做着同样的梦。同样的情景、同样的人不断地出现在我的梦里。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心中就一直有所期待。本来这个人只有在我梦里才会出现，可是自从遇见翊纮之后，梦中的情景、人物都会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影响着我。我一直不能了解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很害怕，却没有人可以帮助我。我不敢告诉任何人，因为我知道没有人会相信这么荒谬的事情。那天在白家看见了你之后，我全都明白了！我心中20几年所期待的人是你，而我也知道了为什么我会一直做着同样的梦……”

若玫停顿了一下，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因为那个梦是左心玫的前生，而左心玫的来世就是谷若玫！就是我！”

若玫虽然刻意放缓自己的语气，可是她的话却依然震撼着伟平的每一根神经。

“怪不得！怪不得我第一次见到你，就会想起心玫。我知道！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我曾经告诉仲南，你一定会回来的！”伟平激动地说。

若玫哀伤地说：

“伟平！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仍然活在你的今生，而我却独自来到了来世？为什么？为什么你让我在那种情况下找到了你？为什么你还是娶了韩瑛？为什么丢下我一个人？为什么？”

若玫一连串的为什么，像一把利刃一刀一刀地砍在伟平的心头，他哑着嗓子，悲痛地说：

“心玫！原谅我！原谅我没有跟你去。当年二妈发现了我的遗书，他们到了海边只救起了我，还逼着我娶了韩瑛。可是心玫！你相信我，我虽然娶了她，可是我的心早就跟着你一起死了！死了！你知道吗？我忍受着一切的煎熬，苟且地活到现在，为的就是等你回来！可是今天你真的回来了，而我却……老天为什么对我们这么残忍？为什么？”

若玫再也克制不住，泪如泉涌地说：

“不！不要！我再也不要跟你分开了，再也不要了！我的心中依然那么的爱你，我已经为你穿过白纱，你也为我套了戒指了，我从前世等到今生，等了这么久，好不容易才等到你，我怎么还能再跟你分开呢？伟平！我不要啊！”

伟平坐到若玫的身旁，拥着哭得柔肠寸断的若玫，心痛地说：

“心玫！我等这一个拥抱已经等了20几年，我怎么能让你再离开我？怎么能！”

若玫摇着头，忧心地说：

“可是韩瑛怎么办？翊纮怎么办？伟平！我们该怎么办？没有人会相信我们的！”

伟平坚定地说：

“我不在乎！我什么都不在乎！我只要你！只要你！”

白伟平虽然这么安慰着若玫，可是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向韩瑛解释；最重要的是，该怎么向翊纮解释？若玫说得没错，没有人会相信他们的。可是他管不了那么多了，他只要和心玫在一起，永远地在一起！

伟平把车子停在谷家门口，他握着若玫的手说：

“心玫！不！若玫！告诉我这一切都是真的，我真怕你走进那扇门之后就消失了！”

若玫转身用力地吻着白伟平。若玫深情的吻、炽热的唇，唤醒了白伟平埋葬了20几年的感情，找回了他失落20几年的感觉！他闭上眼睛，全心全意地感受着若玫传送给他的满腔柔情。仿佛过了一世纪那么久，若玫慢慢地放开伟平。

“伟平！你是不是可以很真实地感觉到我的存在？你放心！我再也不会消失了，我好不容易才找回自己。找回你，我不会再消失了！”

伟平点点头，依依不舍地放开牵着若玫的手。

若玫下了车，走到门口停下脚步，转过身，眼中尽是满满的柔情，伟平朝她点点头，若玫才走进屋内。

若玫带着一脸的喜悦走进客厅，却意外地看见父亲谷正华铁青着一张脸坐在客厅，而母亲则是一脸忧虑地坐在闷不吭声的若凡身旁。若玫刚踏进客厅，所有人的眼光便都集中在她身上。

若玫想从他们脸上的表情寻找出一些蛛丝马迹，可是他们互相对视了好一会儿之后，若玫放弃地说：

“好吧！到底是什么事”

谷正华抑制心中的怒气问若玫：

“刚刚送你回来的男人是谁？”

若玫长久以来对谷正华对母亲不忠实的事情一直无法释怀。虽然她跟白伟平的事情还没有告诉家人的心理准备，但对于谷正华的质疑，她下意识地筑起防卫，她面无表情地说：

“我很难跟你解释他是什么人，而且我也不想解释。”

谷正华霍地站起来，盛怒地说：

“若玫！你这是什么态度？这是你对父亲应有的态度吗？”

若玫冷冷地说：

“谢谢你提醒我，因为我几乎已经快要忘记我还有个父亲存在！”

“若玫！”爱梅制止若玫继续说下去。

谷正华心里对爱梅母子3人有着愧疚，所以极力忍着心中的怒气——

“谷玫！你不谅解爸爸没关系，难道你不怕你母亲伤心吗？那个男人起码比你大20岁！你还这么年轻，为什么要这么轻易地对一个年纪这么大的男人投下你的感情呢？”

若玫不以为然地说：

“你凭什么认为我是随便就放出我的感情？我对感情的事比任何人都执著，你了解吗？你外面那个女人不也只有比我大几岁，你们在对彼此放出感情之前，没有细细地想过吗？难道你们之间的感情是随便的吗？”

“若玫！不许胡说！”爱梅喝阻若玫，“父母的事你不用管，你只要告诉妈，你爸爸说的话都是真的吗？”

若玫点点头。

“他有老婆吗？”

若玫犹豫了一下，又点点头。

爱梅不能置信地说：

“若玫！你并不是一个感情用事的人，怎么会这么糊涂呢？你现在只是一时的迷惑，将来一定会后悔的！趁现在还没铸成大错，一切都还来得及之前，赶紧跟他断绝往来！”

若玫摇摇头。

“妈！你不了解，我并不是感情用事，我也不是一时的迷惑，我们已经相爱很久很久了，我们的感情不是你们可以想象的。”

谷正华在一旁简直是听不下去了，他忍不住咆哮——

“不要把你自己的爱情想得那么伟大，也不要为你自己的爱情找借口！嘉莉在你心中是一个侵入者，那么你对他的家人而言也是一个侵入者，你母亲所受到的伤害与不平，同样的也会发生在他太太身上，而他的子女同样也不会谅解你们的！我请问你，你们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呢？”

若玫直视着谷正华——

“我们跟你们当然不一样！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也不想了解，不要拿你们跟我们相提并论。你跟妈是两情相悦才结婚的，你有什么理由、什么权利可以另外找一个女人？是妈对你不好吗？还是我跟若凡不合你的意？秦嘉莉对我们而言是个不折不扣的侵入者，可是对我跟伟平而言，真正的侵入者是他的太太韩瑛，不是我，你知道吗？知道吗？”

若玫说得心中不由得升起一股怨恨。而谷正华3人却听得莫名其妙。

“好！是我对不起你母亲，对不起你跟若凡，你说我不了解你，那好！请你说出来让我听听！因为我真的不懂你在说什么！”

若玫转向爱梅，潸然泪下——

“妈！我现在要说的话都是真的，你一向最了解我，我知道我的要求对你们而言可能有点难以接受，但是我还是希望你听完后能支持我！”

爱梅抚着若玫的脸庞，点点头。

若玫把眼光移向一直保持缄默的若凡，若凡鼓励的眼神让若玫增加了许多勇气。

若玫开始把自己的梦、前世今生的牵连娓娓道出。

若玫对那段刻骨铭心、牵连两世的情缘无法得到解决感到痛苦又悲伤！若玫哽咽的声音令所有的人为之鼻酸！泫然欲泣的爱梅，拥着悲痛不已的若玫，不停地为她擦着眼泪。

若玫说完后转向谷正华：

“爸！你这一辈子拥有两个女人对您深深的爱，您是不是可以试着体会一下我苦苦爱一个人却始终无法与他相守的痛苦呢！？”

谷正华虽然心中一阵酸楚，可是他绝不要若玫步上嘉莉的后尘。他不管心玫是谁，他只认定若玫是他的女儿，他绝不能让若玫一辈子的幸福与名声毁在那个白伟平的手上。于是他仍然坚持地说：

“我不要听你这种荒诞不经的故事！我不相信，没有人会相信的，你们以为编了一个故事就可以掩盖你们所有的错吗？你趁早给我断了这个念头，我绝对不允许你跟他在一起，绝不！”

若玫猛地站起来！大声地说：

“我没有错！没有！你还是不懂是吗？你根本就不想了解我们不是吗？我告诉你！我已经死过一次了，我不在乎再死一次！”

爱梅已被若玫的故事震慑住，现在又听到若玫这么说，她不禁失声地喊：

“不！不可以！”

她紧紧抓着若玫的手，仿佛不这样，若玫就会突然消失似的。

谷正华对若玫一心想以死明志的决心撼动不已，他无奈地说：

“若玫！对你自己而言你可能没有错，可是对这个社会而言你们这一段情就是一个错误。我是不想了解你们，我不认识左心玫，我也不管她是谁，我只认定你是我的女儿，我最钟爱的女儿，请你站在我的立场想一想，我怎么能让你跟他在一起呢？我爱你！我要你有个正常、幸福的归宿，结婚生子，跟别人一样，完整地过完谷若玫的这一生，而不是延续那个左心玫的前生，让自己沉陷在痛苦之中无法自拔，你知道吗？”

谷正华长久以来第一次在家人面前说出自己心里的话，表白自己对家人的感情，若玫满心感动地说：

“爸！对不起！我保证！不管发生什么事，我永远都是您的女儿！”

爱梅在一旁早已泣不成声。

“姐！你真的能肯定你的前世是左心玫吗？或许你只是一个旁观者？”

一直没有说话的若凡突然开口问着若玫。

“是的！我可以肯定！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我的感觉，但是当两人心意相属之时，你自然就可以知道你要找的人是谁！”

谷若凡虽然默不作声，可是他自己知道，他早就被若玫的故事说服了。

“请你们支持我好吗？我知道你们会很伤心、很失望，可是白伟平是我的最爱，我已经失去他一次，请不要再让我错过一次好吗？”

若玫字字哀痛地恳求，让谷正华、爱梅及若凡无法拒绝。若凡首先将手伸出，握着若玫的手，谷正华及爱梅也相继地握着若玫的手，若玫衷心感激地说：

“谢谢！谢谢你们！”

若玫不但得到家人的谅解与支持，而且拉近了谷正华长久以来与家人的距离，使他们一家人重新凝聚在一起。

若玫匆匆地走出公司，她跟白伟平约好了吃晚饭，可是偏偏被客户拖着一直讲话，好不容易才摆脱了客户的纠缠。她想到了伟平，就不觉地加快了脚步。

“若玫！”

若玫停下脚步，抬头看到突然出现在她眼前的白翊纭，而白翊纭的模样让若玫一看就知道他已经很久没有好好休息过。

白翊纭一脸怨恨地看着若玫，若玫不觉退后一步，心虚地问：

“翊纭！有事吗？”

“为什么？”白翊纭粗声地问。

若玫一脸茫然地看着白翊纭：

“你这么没头没脑地在问什么？”

白翊纭一把抓住若玫的手腕，痛苦地说：

“你跟我爸爸到底有什么关系？到底你有什么魔力可以让他在心如止水地过了20几年，却在见了你一面之后，掀起了他感情的死水！甚至——甚至还吻了你，总不成他在吻你的时候，你也是处于精神恍惚的状态吧？”

若玫被白翊纭抓得疼痛难耐，她忍着痛，勉强地说：

“翊纭！你先放手！你抓得我好痛啊！”

白翊纭用力放开若玫的手，若玫一边揉着自己的手一边说：

“你全都看到了？”

“是的！我全都看到了！要不是我亲眼所见，说什么都不会相信，你居然……我还傻傻地在想自己到底什么地方做错了，你才会一再地避着我，可是……可是……”

“不！你没有错！错的人是我，是伟平，我们对不起你！”

白翊纭听若玫这样亲切、温柔地喊着自己父亲的名字，不由得怒火中烧！他拖着若玫走到他的车旁，用一种不容商量的语气命令：

“上车！”

若玫看看手表，心急地说：

“翊纭！改天再谈好吗？我今晚跟朋友约好了要谈事情！”

“上车！”白翊纭加重了口气。

若玫没办法，只好坐上白翊纭的车。

白翊纭上车后，一路漫无目的地急驶。

“说话啊！我在等你的解释！”

若玫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说：

“好吧！反正早晚你都要知道的。你记不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你时，我整个人失神地愣在会场中？”

白翊纭点点头。

“你记不记得我曾经忘情地与你拥吻，事后却浑然不知？”

白翊纭又点点头。

“那你一定记得，我曾经告诉过你，我的心中一直有所期待。”

白翊纭猛踩煞车，看着若玫，讶异地说：

“你该不会是想告诉我，我的父亲就是你心中的期待吧？”

若玫盯着白翊纭，徐徐地说：

“是的！你的父亲就是我心中的期待。”

“怎么可能？怎么会呢？你们从没见过面，他如何可以让你期待呢？”白翊纭有些乱了方寸。

“翊纭！你相信人有前世吗？”

白翊纭更加惊讶了：

“为什么这么问？难道你还要告诉我，你上辈子就认识我父亲了？”

若玫又点点头。

白翊纭震惊到了极点！他脑中一片混乱，突然狂笑着说：

“谷若玫！你就算不能给我一个足以说服我的理由，但起码也要给我一个合情合理的理

由，不要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傻瓜好吗？”

若玫一脸严肃地看着白翊纮，白翊纮不觉止住了笑声，反问着若玫说：

“真的？”

若玫点点头，然后把自己和伟平的事全部告诉了白翊纮。

白翊纮听完之后，仍是一脸的怀疑，他还是不死心地说：

“若玫！就算你说的都是真的，那也是你的前生，不管你承不承认，它都已经结束了！左心玫已经死了，不要再让她困扰着你，忘了它好吗？你的今生是谷若玫，你就全心全意为谷若玫活一次好吗？”

若玫摇头。

“忘不了的！忘不了的！如果真的可以忘掉，我不会时时在梦中见到你父亲。如果真的可以忘掉，我就不会感到这么的困扰！左心玫虽然死了，可是她对伟平的爱并没有消失，她转世为谷若玫，要在今生与伟平共续前缘，你了解吗？翊纮！真的对不起，只有跟你父亲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心才能真正感到有所依归，见到你父亲之后，所有的梦境都消失了，因为我找到了我一直寻寻觅觅的人，你懂吗？”

白翊纮抑制不住自己心中的震撼和痛苦，他疯狂地喊着：

“我不信！我不信！我绝不相信！”

若玫抓着翊纮的手，哀求地说：

“翊纮！你信的！你相信的对不对？不要再自欺欺人了，难道你从来没有听过左心玫的事情吗？”

白翊纮心碎地吼着：

“我听过！听过！但是我不要相信你！因为左心玫在白家是一个禁忌！是对我母亲的一个伤害！你知道吗？知道吗？”

白翊纮甩开若玫的手。

“谷若玫！我那么地爱你，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怎么可以？”

若玫流下两行清泪，她抱歉地说：

“翊纮！原谅我！我真的没有办法爱你。20几年前，我曾经为你父亲披过婚纱，我们曾经为彼此套上戒指，我怎么能……”

“你住口！住口！我不要再听你的鬼话，你滚！你给我滚！”

“翊纮！我……”

“滚！”

翊纮嘶喊的声音、痛苦的神情，让若玫逃开了他。若玫下车后，白翊纮将车子急速地向前驶去。

若玫看着白翊纮离去，整个人像是虚脱一般地跪在地上，她在心中痛苦地呐喊着：

“天哪！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为什么？”

伟平在餐厅等不到若玫，又怕回去太晚，韩瑛会起疑，他不想在这一切还没稳定、还没想出解决办法之前，让韩瑛知道这件事。他只好先匆匆地赶回家去。

伟平一进门就看见韩瑛冷着一张脸坐在客厅里，他绕过韩瑛的身后直接走上二楼。

“你最近是怎么回事？老是往外跑！”

韩瑛突如其来的声音，让本来就有点惶惶不安的伟平着实吃了一惊。伟平神色不定地说：

“没有啊！我还能去哪里，无非是去找仲南聊聊而已！”

韩瑛原本只是随口问问，可是伟平的回答却让她在心底打了一个大问号。她站起来，转过身面对着白伟平，提高了音调：

“哦！那可真不巧，萧仲南下午还打了好几次电话来找你，看来你们是错过了？”

白伟平就像一个说谎的小孩被人揭穿了谎言般，虽然心虚，但表面上仍是极力地为自己的谎言辩解：

“可能那个时候我还没到吧？”

“白伟平，你——”

韩瑛还想再说，却被突然跌跌撞撞冲了进来的翊纮打断。韩瑛吓了一跳，完全忘了她对白伟平的质问，她扶着翊纮，紧张地问：

“翊纮！怎么啦！怎么弄得这么狼狈，发生了什么事吗？”

白翊纮推开韩瑛，恨恨地一直走到白伟平的面前。

“我不相信若玫的话，我要你亲口告诉我，她说的是真的吗？”

白伟平本能地退后一步：

“你都知道了？”

翊纮不耐地：

“是的！是的！我都知道了！可是我不要相信她，我不相信！”

白伟平看着情绪失控的儿子，他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你说话啊！若玫都敢承认她的感情，为什么你不敢！”

白伟平被逼得没办法，只好无奈地说：

“是的！是的！她说的都是真的！我不敢承认是因为我怕伤害你啊！”

白翊纮连退了好几步，几近崩溃地喊：

“你已经伤害到我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怎么可以？我是你儿子啊！你今天却告诉我，我的女朋友是你的旧情人，多荒谬啊！”

韩瑛虽然听得一头雾水，可是白伟平父子的对白却让她听得惊心动魄！她抓着白翊纮的手说：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谁是你爸爸的旧情人？是谁？”

白翊纮求救似地反握着韩瑛的手：

“妈！妈！你说！你说！谷若玫那么年轻，可是她却告诉我，她认识爸爸20几年了！爸爸也说谷若玫是他的旧情人、他心底的最爱，你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

白翊纮话说得颠三倒四，韩瑛还是弄不清楚怎么回事，她索性直接问伟平：

“白伟平！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翊纮从小到大不曾这么失控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事情被说开了之后，白伟平原本忐忑不安的心反而平静了下来。他望着韩瑛定定地说：

“韩瑛！心玫回来了！”

韩瑛不解地：

“你在说什么？什么叫做心玫回来了？左心玫已经死了20几年了，她怎么还能回来？”

韩瑛仍没听懂，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客厅的秀萍，却如释重负地说：

“她真的回来了！我盼了20几年，终于让我盼到她了！”

韩瑛听了秀萍的话之后更加迷惑。

“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再打哑谜了？你们直接说出重点好吗？”

白伟平听了秀萍的话，却是一脸的兴奋，他激动地握着秀萍的手说：

“你也知道，对不对？二妈！你早就知道若玫就是心玫，心玫就是若玫，是不是？”

秀萍点点头。

“是的！我第一眼看到若玫，我就有一种感觉，一种遥远又熟悉的感觉。而且我一看到若玫就想到心玫，所以我知道心玫回来了！”

韩瑛在一旁简直是没有办法再听下去！她一听到心玫的名字，全身的神经都不由地紧绷起来。她咬牙切齿地指着白伟平说：

“够了！够了！白伟平，亏你还是个知识分子，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怪不得你最近老是心不在焉，怪不得你最近神采飞扬，原来全都是因为谷若玫！你为你自己出轨的行为所找的借口也太差劲了吧！你以为你编织了一个虚无缥缈、无从查证的理由蒙骗众人，你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跟她在一起而不受指责吗？”

“不！韩瑛！是真的！不只我知道，二妈也知道，其实翊纮心里也明白，只是他不肯接受这个事实而已！”白伟平极力地想说服韩瑛。

韩瑛仍然不相信。

“你有什么证据？”

“韩瑛！当两个人心意相通的时候，它并不需要什么证据的。更何况，若玫知道我和心玫之间的点点滴滴，这样还不足以证明吗？”

韩瑛不以为然——

“那只是你的片面之辞，不足为信。”

秀萍忍不住开口：

“韩瑛！心玫带着她和伟平的记忆来到今生，转世为谷若玫来寻找伟平，难道这样强烈的爱还不足以打动你吗？你这样为难伟平有什么意义呢？”

伟平满怀歉疚地说：

“韩瑛！我实在很抱歉，但是请你谅解我们好吗？”

韩瑛恨恨地说：

“二妈，请你公平一点好吗？我知道你心里对左心玫一直有歉疚，但是你也用不着这么急着牺牲我来作为对他们的回报啊！白伟平，你就算不顾我的感觉，难道也不管翊纮的感觉吗？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地张开双臂让谷若玫投入你的怀抱吗？如果你的心里真的坦荡无愧，你的行动就不会有所顾忌，你对我们就不该有所隐瞒！而今又何至于要在东窗事发后，要求我跟翊纮谅解你呢？从我嫁给你到现在，左心玫一直横在我们之间，我一个活着的人还比不上一个死掉的人在你心目中的分量。你的心从来就不在我身上，即使翊纮也只是你对白家的一个交代而已！20几年了，我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们之间就算没有爱情，也有友情，你对我就算没有感情，也有责任，你怎么还敢在冷落我20几年之后，在外面找个女人，然后告诉我，他是你的旧情人，而要求我来谅解你们、成全你们呢？你到底把我当成什么了？”

白伟平的心中虽然对韩瑛的指控不无震动，可是他仍极力分辩：

“韩瑛！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不该在心灰意冷的情况下，接受爸爸的安排跟你结婚，让我们的婚姻变成一个错误，让今天的场面变得这样不可收拾。失去心玫对我而言就是失去了全部，我的人虽然被救回，可是我的心却跟着心玫一起死了！心玫跟我当年的事，你也知道个大概，我对不起心玫，我曾经答应她生相守、死相随，可是我却让她一个人孤独了这么久。你想想！我把心玫藏在我心里20几年了，我怎么可能在20几年后的今天随便找个女人来替代心玫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呢？”

“住口！住口！”韩瑛尖声叫着，“我知道你是被逼的，可是你就不能让我保留一些幻想吗？你就非得这么残忍地打破我的幻想？你难道不知道我之所以被你冷落了20几年还可以继续在白家生活下去，就是期待有一天你会回心转意！你不用告诉我，你对左心玫的感情有多强烈、多执著，我知道你和左心玫所有的事，早在我嫁给你之前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依然要嫁给你，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深深地爱着你啊！可是你可曾用心来感觉我？没有！你从来就不想来接近我、了解我，你只是执意地为了心玫拒绝我，甚至看不见我对你所作的种种付出。白伟平！我告诉你！左心玫死了，所有的人都知道她已经死了，她早已化作一堆白骨，永不得超生了！20几年前你们没有办法在一起，今天不管她变成什么，我都不会让你跟她在一起的，你们休想！”

韩瑛越说越激动，脸上的神情近乎疯狂。

秀萍重重以叹了一口气——

“韩瑛！你这又是何苦呢？你这么做只是把你们3个人都逼上绝境，再制造一个悲剧，与其这样，你为什么不敞开心怀成全他们呢？”

韩瑛听了秀萍的话，整个人像疯了似地狂喊：

“成全？你倒是告诉我，怎么成全？我苦守了20几年，最后你还要我敞开心怀拱手让我的丈夫？如果是你，你做得到吗？难道我这么多年来为伟平、为这个家所付出的，你们全都视而不见吗？你们轻描淡写地一句‘成全’，就把它全都一笔抹去了吗？”

秀萍被韩瑛说得无言以对。

白翊纮看着歇斯底里的母亲、沉痛无奈的父亲，以及亟欲弥补父亲的二婆，听着他们3人你一句我一句地揭露了一件他从来不知道的往事。他到今天才知道，表面上和睦相处的父母，在感情与心灵上却是形同陌路。他们两人都受了20几年感情的煎熬，他不知道该为父亲感到难过，还是该为母亲感到悲哀。他突然发现自己的痛苦跟他们比起来实在是微不足道；他虽然爱着若玫，可是看到父亲和若玫彼此间感情那么强烈，他突然不想再为自己去争取什么，他怔怔地坐在沙发上。

白伟平走到白翊纮的面前，用几近恳求的口吻说：

“翊纮！真对不起！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谅我们的感受，我不求你现在接纳我们，但是请你试着了解我们好吗？”

白翊纮看着一脸恳求的父亲，又看着母亲哀怨的眼神，突然意识到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绝不能松口，就算不为自己争取，也该为母亲争取些什么。

他站起来走到母亲身旁，拥着泪如雨下的母亲——

“我不能、也没办法去体谅你的感受，可是我却清楚地看到妈的痛苦。今天就算若玫是左心玫的转世，也不能改变左心玫已经死了的事实。谷若玫是另外一个个体，她年轻、能干、前途似锦，你忍心就这样毁了她吗？如果若玫真的是左心玫的转世，你愿意这样毁了她、毁了妈妈、也毁掉你自己吗？”

白伟平像是被人狠狠地设了一盆冷水似的，一阵刺骨的冰冷自头顶直达脚底！他骤然地从

跟心玫重逢的喜悦中清醒过来。他对翊纮的话完全无法反驳。是的！20几年前自己已经毁了心玫一次，而使心玫赔上一条性命，那么20几年后的今天，心玫又要为这次的重逢付出什么代价呢？白伟平心颤地不敢再继续想下去。

白翊纮望着陷入沉思的父亲，发现到自己的话发生了作用，他把握住机会继续说：

“还有！光凭若玫的梦，她为什么就可以这么肯定她的前生是左心玫而不是她梦中的其他任何一个人？又或者她只是一个旁观者呢！”

白翊纮的话打断了白伟平的沉思，也更加提醒了白伟平。可是他不愿意就这样放弃他和心玫重逢的机会，所以他仍然坚持地说：

“不！是她！真的是她！我的感觉不会错的，不会的！”

“是吗？我倒觉得你只是因积压了对左心玫20多年的思念，一下子抓到了倾吐的对象，而把你的思念之情，全都倒在若玫的身上！并不是她是心玫，而是你要她当左心玫。在若玫的成长过程中，你不停地在她的梦中出现，她对你由陌生到熟悉，心中早就对你有一分憧憬、一种期盼，而你骤然地出现在她面前，令她感到意外与惊喜，所有在心底的微妙情愫，一下子全盘扑在她的心头，使她分不清楚梦境与现实。所以并不是她是左心玫，而是她把自己当做左心玫想与你共续前缘。所有的一切全都是你们自己的想象！根本就没有什么投胎转世的事情，那全是无稽之谈！”

白伟平坚决地摇着头。

“不！不！不是这样的！若玫就是心玫，她就是！她因为对我跟她之间的感情无法忘情，所以才带着她前世的记忆来到了今生，为的就是找回这段失落的感情。你们根本就不了解！我可以证明她是心玫！我一定可以证明给你们看的！”

白伟平说完后就冲出家门。

白翊纮很想喊住白伟平，可是理智告诉他，这个时候自己必须站在母亲这一边。

韩瑛无助地看着翊纮。

“翊纮！怎么办！如果他真的证明若玫就是左心玫，我该怎么办？”

白翊纮的思绪一片混乱，他挥挥手——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绝不能承认若玫就是心玫。妈！即使你的心中也相信若玫就是心玫，你也不能承认，否则我们将永远失去爸爸了！”

韩瑛点点头，可是她知道，现在就算拉回了伟平的人，也挽不回伟平的心了。

白伟平匆匆地跑到萧仲南的宿舍，用力拍打着门，大声地喊：

“仲南！仲南！你出来！仲南！”

仲南坐在屋内，突然听到一阵猛烈的敲门声，随即又听见白伟平十万火急的声音。他赶紧冲到屋外把门打开。他一开门，就看到伟平一脸气极败坏地站在屋外，伟平的手还举在半空中。仲南惊讶地说：

“伟平！怎么啦！发生了什么事吗？我这扇破门可禁不起你这么折腾！”

仲南20几年来从未见过伟平的情绪有什么波动，所以他心里虽然吃惊，却仍故作轻松地一边说一边把伟平拉进屋内。可是伟平反而拉着仲南往外走。

“你别一直拉着我走啊！到底是什么事？自从心玫死后，我就从来没看你情绪这么激动过！”

听到心玫的名字，白伟平的身体不觉一凛！但是他仍然抓着仲南的手说：

“你先别问，你跟我走，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伟平！你先放手啊！”

仲南用力挣脱伟平的手。

“你就算不告诉我是什么事，你总得先让我换件衣服穿双鞋吧！”

伟平迫不及待地：

“衣服不用换了，穿双鞋吧！”

仲南拗不过伟平，无可奈何地挥挥手——

“算了！算了！交友不慎！”

仲南转身进屋，随便穿了双鞋，就走出去坐上伟平的车。

仲南坐在车上，侧着脸看着眉心打结、双唇紧闭的伟平，他知道这个时候别想从伟平的口

中问出些什么，所以他也就一路保持沉默。

伟平把车子开到若玫家，然后缓缓地把车停下。

仲南看着四周，再看看伟平：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你现在总可以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事了吧！”

伟平指着前方的一排房子——

“仲南！你看到前面那扇红色的大门吗？”

仲南发现伟平的手不停地颤抖，他将伟平的手拉放到方向盘上——

“伟平！你到底在紧张或害怕些什么呢？那扇门对你有什么意义吗？”

“仲南！你现在下车去按门铃，然后找一个叫谷若玫的女人！”

仲南一脸狐疑地问：

“伟平，你到底在搞什么？你要我这样冒冒失失地去敲门，人家又不知道我是谁，不把我撵出来才怪呢！我不去！除非你先把话说清楚！”

伟平默不作声，恳求地看着仲南。

过了好一会儿，仲南举双手作投降状：

“好好！我去！我去！别用那种眼光看我，看得我浑身不舒服！”

仲南下车后，走到门前，迟疑了一下，还是按下了门铃。

“谁啊？”

若玫应声出来把门打开，赫然看见仲南一脸尴尬地站在门外，若玫先是任了一下，眼光越过仲南，发现伟平的车子停在路旁。昨天晚上被翊纮纠缠了一阵，以致没有和伟平见面，而伟平却在这个时候带着仲南一起出现，若玫直觉地想到一定有事发生了。她克制住自己内心翻腾不已的激动，将眼光收了回来，停在仲南的脸上，然后面带笑容盯着他。

若玫的沉默让仲南更加失措！他搓了搓冒汗的手心，勉强挤出了一个笑容——

“对不起！请问谷若玫小姐在吗？”

“我就是！”

“啊！你就是！”

仲南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他转动着僵硬的脖子，回过头求救似地看着伟平，可是他发现伟平似乎比自己更需要帮助，他只好又转回来看着若玫，硬着头皮说：

“谷小姐！不好意思，这么晚来打扰你！我是——我是——”

仲南不知道该怎么向若玫介绍自己。

“你是萧仲南！”若玫接下仲南的话。

仲南奇怪地看着若玫。

“你认识我？”

若玫点点头。

“我认识你很久了，说起来我们应该算是老朋友！”

仲南的脸上流露出更深的疑惑。

“怎么可能？你才多大年纪？而且我也不记得在哪里见过你，难道你曾经是我的学生吗？或者伟平曾经跟你提起过我？”

若玫摇头。

“仲南，你可曾找到一个能够欣赏你的内在美的女人与你相伴？”

仲南倒吸了一口气，张着嘴却说不出话来。

“仲南，你还记不记得我为了伟平到学校找你帮忙的事？”

仲南不由自主地点点头，又发现好像不该点头，旋即又拼命地摇头。

“你还记得白伯伯把伟平关在家里，因为你的帮忙，我才能再见到伟平？”若玫提醒。

仲南张口结舌地说不出话来，只是没来由地一直摇头。

“仲南，你还记得我曾经说过，任何人只要跟你在一起都能化忧解愁，还有……”

仲南惶恐地摇着手说：

“够了！够了！别再说了！我都记得！我永远也忘不了，因为我的关系，才害得你跟伟平天人永隔，我怀着的一颗忧伤痛悔的心过了20几年，我怎么……”

仲南突然住了口，摇着头说：

“不可能！不可能！你怎么会？你已经死了……不！不！心玫已经死了20几年了，我知道了，是伟平告诉你的，对不对？”

仲南勉强说了一个可以说服自己的理由，可是他转念一想，又说：

“不对！不对！心玫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伟平并不在场，你……”

“仲南！承认吧！你知道我是心玫对不对？对不对？”

仲南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若玫，他转身朝伟平的车子跑过去。上了车，坐在伟平的身边，眼睛直视着前方，伟平心急地抓着仲南的手说：

“怎么样？你告诉我！快告诉我！她是谁？她是谁？”

仲南缓缓地转过头来看着伟平，不太有把握地反问着伟平：

“她是心玫？是吗？”

伟平兴奋地点着头。

“是的！是的！她是心玫，你也知道她是心玫，对不对？对不对？”

仲南大声地说：

“不对！不对！不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若玫突然开了门坐进车内，用力把门关上。她哀怨地说：

“伟平！你不相信我是不是？你带仲南来找我，只是要证明我到底是不是心玫，对不对？”

白伟平下车坐到若玫身旁解释：

“若玫！对不你，你别生气，我的心理压力很大，翊纭说我根本就是把我心对心玫的思念宣泄在你身上。我很害怕，你知道吗？我已经不再年轻，如果这一切如翊纭所说，只是我自己的想象，而我却将你美好的青春断送，伤尽所有人的心，你叫我情何以堪？”

“所以，你被说服了，是不是？”

“不！不是！我只是……”

“你只需要仲南在你的背后支持你是吗？”若玫伤心地说，“伟平！你曾经告诉我，只要能跟我在一起，你什么都不在乎，可是翊纭的几句话就把你击垮了，让你后悔了！我为了你，愿意放弃一切，你却迟疑不前！你对得起我吗？白伟平！我已经死过一次了，我不在乎再死一次！”

“不！不要！”仲南惊恐地转过头来看着日含泪光的若玫。

“心玫！不要再有一次了！你怎么能让这种刺骨的痛楚让所有的人再经历一次？！你死了，带走了一切，却把所有的痛都留给我们，让我们痛不欲生，你怎么忍心这么做呢？”

若玫望着仲南：

“你相信我是不是？”

仲南点头。

若玫委屈地说：

“既然你相信我，那么请你告诉伟平，我真的是心玫好吗？”

伟平心疼地握着若玫的手：

“我相信，我当然相信你！你别这样，不要生气好吗？”

“你如果真的相信我，就不会把仲南带来见我，你如果相信我，就不会需要仲南来帮你证明这一切都是真的。如果今天仲南对我有所怀疑，或者根本就不相信我，你是不是就要抽身而退弃我于不顾了？”

“不！不是这样的！”伟平紧紧拥着若玫。

“是！你就是！就是！”

若玫明明了解伟平心中的压力，可她就是没有办法克制自己心中的委屈。

白伟平见无法得到若玫的谅解，他下了车，坐回驾驶座，发动车子向前急驶。

仲南紧张地问：

“伟平！你要做什么？你可别乱来啊！”

“我要证明给若玫看，从过去到现在，不管她是心玫还是若玫，我都一直爱着她，全心全意地爱她！”

若玫听了伟平的话，再顾不得其他，紧张又不安地说：

“伟平！够了，停车吧！我相信你就是了，你让我回家吧！”

白伟平摇摇头，坚决地——

“你们别管我！事情总是要解决的。”

伟平用力踩下油门，而若玫心中的不安却随着车速的增加不断升高。

“伟平！你放开我！我不要进去！你放开我！伟平！”

若玫的声音自中庭传到客厅。白翊纮和韩瑛不自觉地坐直了身子。白翊纮的手一直紧握着身体微微发颤的母亲；秀萍也急急地走出房间。

白伟平拉着若玫走进大厅，仲南则紧跟在后。

“韩瑛！你们要证人，现在我把证人带来了！”

白翊纮和韩瑛一起看着仲南。仲南不得不说：

“韩瑛、翊纮，真是对不起，我必须告诉你们，她真的是心玫！”

韩瑛霍地站起来，走到仲南的面前，指着他说：

“萧仲南！你说谎！你一直都在帮伟平穿针引线，以前是左心玫，现在是谷若玫，我怎么知道不是你们串通好来骗我的？就算你说的是实话，你又怎么知道不是他们联合起来骗你的？”

“不！韩瑛！你听我说！心玫——不！谷小姐真的知道我和心玫之间的一些谈话，而这些谈话的内容是没有第三者知道的！”仲南极力地想说服韩瑛。

“不！我绝不相信你们的话，没有人可以证明她是心玫，心玫已经死了！没有人会相信你们的！”

白伟平哀求地对韩瑛说：

“韩瑛！你明知道她就是心玫，只是不愿意承认，你何苦这样自欺欺人呢？”

韩瑛咬着牙——

“我自欺欺人？你还敢说我自欺欺人？现在摆在眼前的事实是，谷若玫勾引我的丈夫，破坏别人家庭，欺骗翊纮的感情，就算她是左心玫转世，那又如何？属于左心玫的日子，20几年前就已经结束了，属于你们两人的缘分也烟消云散了！纵使你再找一百个、一千个证人，你也永远改变不了她是谷若玫的事实！你倒说说看，到底是谁在自欺欺人！”

韩瑛丝毫不留余地的指责，让若玫和伟平毫无招架及反驳的余地。

若玫突然想到自己的母亲；她对父亲的出轨，只是嘴上不说，但是她心里不就跟韩瑛一样吗？她又想到如果自己的父亲拉着泰嘉莉到家里跟母亲摊牌，那种场面不就跟现在一样吗？

想到这里，若玫的心中不禁涌起一阵悲哀！本来是想为自己争取一段原本属于自己却失落的感情，现在却理不直气不壮地站在白家，变成韩瑛！中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

“韩瑛！我求求你，放手吧！不管你怎么说，我一定要跟若玫在一起！”白伟平仍然不死心地苦苦哀求韩瑛。

“是啊！韩瑛！”一直站在一旁的秀萍，眼角微湿地说，“放了他们吧！如果你真的深爱伟平，你也不愿意见他深陷痛苦之中而无法自拔对不对？当年伟平他爸爸一个错误地坚持，却造成了一桩遗憾，二妈求你，别让这个遗憾永远得不到弥补好吗？”

“爸！二婆！你们怎么可以这么做？你们怎么可以对妈提出这种无理的要求？你们只想到自己，却完全不顾妈的感受？”

翊纮的心里纵使对若玫和父亲有再多的同情，可是他仍然得站在整个事件中最无事又孤立无援的母亲这边，为她说话。

韩瑛一脸绝望与怨恨地指着白伟平和若玫，悲愤莫名地说：

“好！好！我真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我为这个家幸苦了20几年，最后只落得被遗弃的下场。好！我告诉你们，反正我这20几年来也是有名无实的白太太，我不在乎再这样继续下去！可是我也绝不会让你们称心如意的！除非我死，否则我要让谷若玫永远没有名分，永远不见天日，让你们永远背负着奸夫淫妇的罪名，一辈子抬不起头来！”

韩瑛对若玫怨毒的诅咒，令所有的人，包括翊纮，都不觉地打了个冷颤。

白伟平更是一心只想赶快带若玫离开这个令她难堪的地方。他再也没有办法忍受韩瑛对若玫任何一句不堪的指责，他牵着若玫的手说：

“韩瑛！既然你已经把话说得这么绝了，我们也没有什么可谈的，我由衷地感谢你为白家所做的一切。但是今天你谅解我们也好，你诅咒我们也好，我决定带着若玫离开这里！”

伟平牵着若玫往外走，在韩瑛还没反应之前，若玫像突然受到电击般地将手抽回来。

“不！不要！伟平！不要！我不能跟你走，我不能啊！”

白伟平一脸愕然地问：

“为什么？这不是我们一直期待的吗？为什么你却……”

苦玫伤心欲绝地说：

“伟平！韩瑛说得没错，属于左心玫的一切都已经结束了！而现在我是谷若玫，不管我们从前的感情有多强烈，现在它都是一个错误。如果20几年前我们私奔了，我们只会让我们的父母伤心，可是现在如果我跟你走了，却会因此而伤害了韩瑛、翊纮，还有原本属于你们完整的

家。我怎么能这么做呢？我满心以为可以期待的下辈子，却是人事全非，一切都不是如我们预期的一般。老天跟我们开了一个多大的玩笑！它残忍地把我的记忆从前世带到了今生，却给我这样一个无法收拾的场面。伟平！认命吧！属于我们的一切都已经结束了！结束了！你已经把这段感情埋葬了这么久，那么请你继续把它埋葬起来，就当作我从来没有出现过，让一切都回归平静吧！”

“回归平静？”伟平大声地说，“若玫！在你勾起了我所有的感情与回忆，燃起了我所有的希望之后，你居然告诉我让这一切回归平静？你怎么能在我为我们的将来努力争取的时候，来个置身事外？你怎么可以这么做？怎么可以呢？”

白伟平无法适应若玫态度的转变，情绪一时有些失控。而韩瑛和白翎绫对若玫的转变，一时之间也显得有些无所适从。

若玫心伤的说：

“那你要我怎么办呢？难道我不想跟你天长地久吗？难道我不想这一切重新来过吗？可是你告诉我可能吗？可能吗？我实在没有办法就这样跟你一起从韩瑛和翎绫的眼前离开！纵使我们彼此的感情有多深、多浓、多么地需要彼此，我们也不能伤害他们啊！伟平！算了吧！别再来找我了，就让过去的一切都过去吧！”

若玫说完，走到秀萍的面前，紧紧地抱着秀萍，在秀萍的耳边感激地说：

“二姨！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谢谢！”

一股强烈的心酸涌上秀萍心头，使她再也无法控制地哭出声，还来不及开口说话，若玫已转身冲出白家。

伟平想要追出去，却被仲南一把拉住。

“伟平！让她去吧！她为你做的牺牲已够多了。上辈子她牺牲了她的生命，这辈子她又为你牺牲了自己的感情，她这么做也是希望你的家庭能够完整，让你不致身败名裂！她的痛苦并不亚于你，可是如果你现在追出去，那么她为你所承受的一切痛苦就毫无意义了！你就照她的意思，让过去的一切都过去吧！”

伟平跌坐在沙发上，痛苦地说：

“过不去的，永远都过不去的！20几年都过不去，现在又怎么过得去呢？”

秀萍看着痛苦不堪的伟平，心如刀割地在一旁默默流着泪。

韩瑛看着伟平脸上那种哀莫大于心死的神情，深深地被两人生死相许的感情感动，她不禁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

若玫表面上依然跟以前一样地工作，只是，比以前更加投入工作中，而且刻意又明显地回避着有关白家的一切。

常世伟见若玫不停地工作，虽然若玫从未跟任何人说过什么，可若玫脸上的神采消失了，从前的冲劲没有了！常世伟可以感觉到若玫一直在压抑内心的痛苦。可是若玫却一直和自己及任何人保持距离，让他对若玫的关心使不上力。

“还没忙完吗？”

常世伟站在若玫的办公室门口关心地问。

若玫抬起头，看着常世伟：

“你有事先走吧！我一会儿就好了，待会儿我来锁门就可以！”

常世伟走了进来，坐在若玫的对面说：

“很晚了！我送你回去吧！”

若玫低头一看，已经10点多了，的确是很晚了，可是她仍然婉拒：

“常总，不用麻烦了，又不顺路，你还是先回去休息吧！”

常世伟注视着若玫，柔声道：

“我很坚持，好吗？”

常世伟的声音像一股暖流注入若玫的心中，让着玫有股想哭的冲动。自从她由白家大厅中奔逃出来之后，长久以来紧绷的情绪，突然觉得得以松懈。她把桌上的文件合起来。

“走吧！”

“怎么，好了吗？”

“没有！我只是不想辜负你的好意。”

常世伟锁上门，两人一起进入电梯。

“若玫！广告部里请了那么多人，最主要是要分担你的工作，而不是要你去把他们的工作全揽在自己身上，否则公司花那么多钱，请他们干什么？”

若玫苦笑着不说话。

两人走出大楼，一直往前走；若玫突然看到白伟平萧瑟的身影仁立在路边。若玫僵直了身子，觉得全身的气血全都凝结在一起。就在若玫还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白伟平突然移动了脚步，一步一步地朝若玫走过来。

若玫心中一阵激荡！虽然她很想投入白伟平的怀抱，一诉相思之苦，可是理智却告诉她“不可以”！她突然握住常世伟的手，整个人偎近常世伟。

“抱着我好吗？”

常世伟被若玫突来的举动弄得莫名其妙，但他还是伸手环住若玫的肩膀。常世伟意外地发现若玫整个身体不停地颤抖，他讶异地问：

“若玫！怎么啦！你不舒服吗？”

若玫的眼泪夺眶而出，她哽咽着声音：

“现在别问我好吗？”

常世伟觉得若玫似乎没办法靠自己的力量往前走，他不由自主地加重环绕在她肩上的力量。

白伟平看到若玫和常世伟两人相依相偎的情景，不觉停下脚步。若玫和常世伟越走近白伟平，若玫越是紧紧抓住常世伟的手。常世伟看到站在路旁神情凝重、绝望无奈，直视着若玫的白伟平，再看看靠在自己身旁却一直不敢抬头的若玫，他直觉地感到若玫和眼前这个男人之间一定有所牵连。

常世伟带着若玫走过白伟平的身旁，常世伟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地猛然回头！他发现白伟平的眼神、容貌竟然有些熟悉。

若玫整颗心揪结在一起，她不敢抬头，她怕多看伟平一眼，自己就要软化了！

常世伟将若玫扶上车子，若玫隔着玻璃才敢去看白伟平，而就算隔着玻璃，若玫也能感受到白伟平强烈的痛苦与绝望。白伟平含怨的眼神像支箭般透过车窗直射到她心上，使得若玫好不容易才止住的泪水又迅速流过脸庞。

“要走了吗？”常世伟轻轻地问着收不回眼光的若玫。

若玫点点头，可是她的视线仍然停留在白伟平身上。

“你确定吗？”

若玫收回了视线，用力地点头。

常世伟发动车子，缓缓地向前驶。

“是为了他吗？”常世伟试探性地问。

若玫点点头。

“你跟白翊纮感情的突然中断，也是为了他吗？”

若玫迟疑了下，还是点点头。

“难道你眼中神采尽失、脸上落寞遽增，也是为了他吗？”

若玫不耐烦地说：

是的！是的！我的一切全都是为了他！你到底想问什么就直接问吧！”

“他是谁？为什么我对他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呢？”

若玫用手拭去了眼泪。

“他是白翊纮的父亲！也就是长邦集团的董事长——白伟平。”

常世伟这一惊非同小可！他猛然踩住煞车，惊讶地问：

“什么？你说什么？你是说你跟白翊纮的父亲……”

“是的！”若玫平静地回答。

“怎么可能？你认识白翊纮也不过几个月的时间，更何况是他的父亲！你们怎么可能会……”

“不管你相不相信，它都是事实！”

“为什么呢？白伟平虽然看起来成熟稳重，气质与风度皆是上乘，可是他毕竟长了我们一辈，难道他的条件会好过白翊纮吗？为什么你会为了他舍弃白翊纮呢？”

若玫感慨地说：

“我想，男女之间的感情，是没什么条件可言的；所谓的条件，只是个人认定的标准是不是？而我根本从来就没有爱过白翊纮，对一个你从来不会付出真爱的人，又怎么谈得上‘舍

弃’呢？白翊纮只是一个影子，一个在我心中替代他父亲的影子。可是伟平出现后，影子就在我的心中消失了。”

常世伟越听越迷糊：

“你不能说得更清楚一点吗？听你话里的意思，好像你先认识白伟平才认识白翊纮，可是又好像不是这样，我都搞迷糊了。”

“没错！我是先认识白伟平，然后才认识白翊纮的。”

若玫缓缓地说出自己和伟平之间的两世情缘。虽然说得心平气和，语气中听不出一丝埋怨、痛苦和伤心，就好像在诉说与自己无关的事，可是常世伟却听得心中百感交集，他忍不住地问：

“你让自己的感情延续到今生，难道这么轻易就放弃了？”

“是的，一切都结束了！”若玫虽然说得极肯定，但语气中却流露出一股浓浓的失落。

“可是你逃得开所有的人，你逃得过你自己吗？你刚才在看白伟平的时候，眼神中尽是不舍，你求的只是一时的表面平静，而内心却像座死火山，随时都有苏醒、爆发的时候，你根本就是在欺骗自己。”

“至少我这么做不会伤害到别人。”

常世伟直视着若玫——

“真的吗？你真的认为没有人会受到伤害吗？可是就我所看到的，就有你和白伟平两人受到了伤害。就算你可以勉强压抑自己内心的痛苦，可是我看白伟平不一定承受得住。”

若玫被常世伟道破了心事，有点恼怒地说：

“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再讨论这个问题？”

常世伟耸耸肩。

“怎么好像每次我们的谈话到最后都会弄得很不愉快？怪不得我不会在你梦中出现。”

对于自己的发怒，常世伟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还自我解嘲以纾解自己的压力，若玫的脸色和语气都不觉地缓了下来。她叹着气说：

“你以为这很好玩吗？这是一种煎熬、一种凌迟，你知道吗？自己的感情被切成一段一段的，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不断地刺激着我的脑神经，忽然有一天，自己好不容易把它拼凑起来之后，却发现原本属于它的框，却早已框上在别人身上。我只好任由它再散成一片片地藏心底，不去想它！不去碰它！”

常世伟看着若玫一脸哀愁，不禁握着若玫的手，深情地说：

“若玫！如果你真想忘记过去，重新来过，你是不是愿意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帮你忘了这一切好不好？”

若玫疑惑地看着常世伟。

“若玫！我曾经说过，你是我的最爱，虽然你曾经拒绝过我，但是现在，我仍然要告诉你，你一直都是我的最爱。”

若玫觉得她的心好累好累，而常世伟的话就像有催眠作用似的，让她整个人、整颗心都松懈了下来，她靠在常世伟的肩头，无力地说：

“带我走吧！”

若玫和常世伟的婚事虽然在谷家有了一番激烈的争执，最后总算尘埃落定。若玫一直觉得若玫的婚事决定得太仓卒，有欠考虑，可是谷正华和爱梅却如释重负。

若玫依然不停地工作，婚礼的一切都交由常世伟一个人去张罗。若玫对婚事的筹备完全配合，却不积极。常世伟因为生意上往来的朋友很多，所以发了不少帖子，若玫却一张也没发。所以看起来就像是常世伟一个人要结婚似的。

自从若玫经过一番争执逃离白家之后，白翊纮每天见父亲不是独自到海边待上一天，就是看着若玫早已泛黄的照片发愣，完全无视家里其他人的存生。若玫没有出现以前，父母的感情像一潭死水，可是若玫的离开却抽干了那一潭水，使得父亲的心一点一点地蒸发、干涸。

这天，白翊纮勉强带着父亲到公司巡视，他希望父亲看到在他手中扩展的事业，能对父亲的心有一点提振的作用。

白伟平已经很久没到公司了，所以员工们都有些意外。白翊纮跟在白伟平的身旁，一边走着一边概述公司最近的营业状况。

白伟平默默地走着，当他走过布告栏时，不觉停下脚步。他转过身，眼睛盯着布告栏上一张醒目的红帖。白伟平走到布告栏前，眼睛定定地看着那张红帖……

若玫的名字和7月10日一起映入白伟平的眼帘，撞击着他的心。眼前的一切变得越来越模糊，他整个人好像被一片火红所吞噬！他想逃出这一片火红，可是却始终挪不开脚步。

白翊纮走到白伟平的身边，顺着白伟平的眼光看向公布栏上的红帖。居然是常世伟和若玫的喜帖！他又看看白伟平紧握着拳，眼神中尽是深深的哀恸。他不由得怒气横生、火冒三丈地用力揭下那张喜帖，可是白伟平的眼睛仍然瞪着布告栏。白翊纮心里又气又难过，他一时无从控制地吼：

“崔副总！崔副总！”

站在白翊纮身旁的人都被他突如其来的吼声吓了一跳！每个人都弄不清楚为什么白翊纮好端端的会突然大发脾气。崔建章诚惶诚恐地走到白翊纮的面前——

“总经理！什么事？”

“叫司机送董事长回去！”

“是！总经理！”

崔建章才刚回答，白翊纮却像是等不及似地又吼了一声：

“快去！”

白翊纮吼走了崔建章，握着手上的喜帖，怒气冲冲地直奔谷若玫的办公室。

“喂！白先生！你别乱闯啊！白先生！你让我先去通知谷小姐好吗？白先生！”

陈建昕一直想拦住铁青着一张脸、直闯若玫办公室的白翊纮。

白翊纮用力推开若玫办公室的门。若玫吓了一跳！抬起头，一看居然是白翊纮，心中更是震惊，她紧握着笔，费力地控制着自己。

陈建昕看谷若玫的脸色变得很难看，忙不迭地说：

“谷姐！对不起！白先生他……”

若玫点点头。

“没关系，你先出去吧！”

陈建昕看白翊纮一副要杀人的样子，他有点不放心地喊着若玫：

“谷姐！”

“没关系，你先出去。”

陈建昕出去之后，若玫看着白翊纮——

“白先生，有事吗？”

白翊纮走到若玫的面前，用力地把喜帖摔在若玫的桌上，生气地说：

“谷若玫！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总是在掀起一阵大乱后就撒手不管？”

若玫被桌上大红的帖子刺得心好痛，她把帖子用文件盖起来——

“白先生，对不起！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如果没什么事，你请回吧！”

若玫根本不想去问发生了什么事，她只想赶快结束这个快要令自己窒息的场面。

白翊纮低下身去抓着若玫的手说：

“你先是告诉我爸爸你是他日夜牵挂的初恋情人，却又在他对你掀起满腔热情的时候一走了之。现在，他好不容易恢复了平静，你却又丢个炸弹给他，把他炸得体无完肤、遍体鳞伤！你故意把你们结婚的日子订在7月10日，为的是什麼？是庆幸自己及时埋葬过去的一段感情，还是庆祝自己的重生并找到一个好归宿？你难道不知道这个日子是我父亲最伤痛的日子吗？你到底还要怎么样？你不是说要让过去的一切都结束吗？为什么又要这么残忍地再一次去揭开他心中的创痛？你于心何忍？”

若玫正要解释，常世伟却冲进来大声地说：

“白翊纮！你干什么！你放开她？”

若玫满腹的委屈无处宣泄，当她看到常世伟，更是一肚子火，她用力甩开白翊纮的手，指着常世伟说：

“你是什么意思？帖子没地方发了吗？为什么一定要下帖子给白家？为什么？”

常世伟被若玫的神情吓了一跳，连忙解释：

“我只是基于彼此有生意往来，才下帖子给他们，没什么别的意思！”

“这件事为什么事先没有让我知道？结果让我莫名其妙的被人闯进办公室臭骂一顿，你到底尊不尊重人啊？而且在你知道我所有的事情之后，你居然还下帖子给白家，你难道一点都不顾及我的感受吗？”

若玫当着白翊纮的面，毫不留情面地数落常世伟，令常世伟觉得很下不了台。空气中凝结着一股很尴尬的气氛。常世伟不禁肝火上升地说：

“若玫！你公平一点、讲理一点可以吗？整个婚礼筹备从开始到现在，你都完全置身事外，我又怎么知道哪一件事该经过你的同意，哪一个步骤该经过你的批准呢？更何况，既然你已经答应嫁给我了，为什么就不能坦然地面对他们呢？难道你只是外表故作坚强，而内心却禁不起一点风吹草动吗？”

若玫近乎歇斯底里地说：

“是的！是的！我就是不讲理，我就是禁不起一点风吹草动！你最好把我关起来，永远不要跟外界接触！”

常世伟看着攻已有点失去理智，只好忍着气说：

“若玫！你不要无理取闹、扭曲我的意思，你明知道我的意思不是这样的！”

常世伟接着把所有的怒火转向白翊纮：

“你高兴了吧？你满意了吧？如果你来的目的只是要破坏，那么你成功了，可以了吗？”

白翊纮冷冷地说：

“我才没那个闲情逸致大老远跑来破坏你们！要不是你们的帖子让我父亲痛苦不堪、痛不欲生，我才不会再踏进这个让我的家庭由原来的安详宁静，陷入一片混乱的地方呢！”

若玫并不想哭，可是眼泪偏偏不听使唤地流个不停，而且速度之快让她根本来不及擦拭。她走到白翊纮的面前，抽噎着说：

“你只看到你爸爸的痛苦不堪、痛不欲生，可是真正受煎熬的人是我啊！我想爱不敢爱，要爱不能爱，我思念的人近在咫尺，我却得避得远远的。我的心在淌血，你看得到的吗？我的心被撕裂，你听得到的吗？你父亲的身边还有你和你母亲，甚至仲南可以安慰着他、陪着他，可是我呢？我呢？我只能自己收起所有的痛、所有的苦，让它跟着我一生一世，你知道吗？知道吗？”

若玫说完，用力推开白翊纮，冲出办公室。

白翊纮看着若玫的背影，心里感到一阵绞痛，他对着常世伟说：

“我很抱歉！”

常世伟无奈地摇着头。

“其实也不能怪你，她一直压抑着自己，早晚都会承受不住的。你不过是引爆了她心中的痛处，也让我提早面对事实而已！”

白翊纮叹着气走出去，留下颓然又沮丧的常世伟。

越接近若玫要结婚的日子，白翊纮心中的不安就越甚。白伟平自从在公司看到若玫的喜帖后，整个人就像丢了魂似的。他整日不言不语，每天一早就拿着若玫的照片到海边去，直到深夜才回家。才几天的功夫，整个人就憔悴得可怕。

到了若玫结婚的前一天，白伟平却意外地独自一人待在书房里，这使得韩瑛、秀萍、翊纮都有些紧张。

到了深夜，白伟平突然走出书房，走出白家，朝海边走去。站在房间窗口的秀萍看着伟平走出去，一种似曾相识的情景浮现在她眼前，她仿佛又看到蹑手蹑脚的伟平，偷偷地骑着车离开白家。一般强烈的不祥之感涌上她的心头。她又看到心玫冰冷地躺在医院里，她听到伟平对心玫痛彻心肺的呼唤。秀萍忍不住大叫着：

“不！不要！不要啊！”

秀萍凄厉的喊叫声穿透了寂静的深夜，回荡在白家每一个角落。

白翊纮首先冲到秀萍的房间，而韩瑛则紧跟在后。

“二婆！你怎么啦？”

秀萍指指窗外，颤抖地说：

“你们谁去救他？谁去救他啊？”

白翎纨冲到窗边，只看到浓浓的黑，什么也没有，他转过身说：

“二婆！你看到谁了吗？你要我们去救谁啊？你说清楚啊，二婆！”

韩瑛突然高声地喊：

“翎纨！快！快！你爸爸……”

白翎纨没等母亲说完，就夺门而出。

秀萍突然握着韩瑛的手说：

“韩瑛！二妈求你，如果翎纨可以带回伟平，你可不可以成全他们呢？”

韩瑛心烦意乱地说：

“二妈！你别这样好吗？你自己也看到的，现在是因为谷若玫要嫁给别人，伟平才……”

秀萍忙问道：

“你的意思是如果若玫不嫁给别人，你就会成全他们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不要再逼我了！”

韩瑛冲出秀萍的房间，跑回自己的房间，关上房门，整个背贴在门上，泪流不止。她在心中嘶喊着：

“老天！难道我真的做错了吗？真的做错了吗？”

白伟平静静地站在海边，他对着心玫的相片说：

“心玫！你还记得25年前的今天，我在这里为你套上戒指。今天我依然戴着当年我们戴的戒指跟你再结一次婚。25年前我欠你的，今天希望能对你做个补偿。心玫！再见！”

白伟平一步一步地步入水中，他紧紧抱着心玫的相片，直到海水淹没了她。

秀萍、韩瑛和翎纨都焦急地等在急救室外。秀萍不停地擦着泪，痛苦不堪地说：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一辈子要经历这样的事情，一次又一次？”

翎纨怕秀萍承受不住，所以一直拥着秀萍，并不断地安慰她说：

“不会的，二婆！爸不会有事的！你自己要先放宽心，知道吗？”

韩瑛怔怔地坐在椅子上；伟平的自杀在她的心头造成相当大的冲击。她一次又一次地告诉自己：放手吧！放手吧！如果伟平真的死了，那么自己所坚持的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么多年了，不管自己怎么努力，都没办法走进伟平的心里，也该认输了。

“翎纨！”韩瑛喊。

翎纨走到韩瑛的面前，蹲了下来——

“妈！什么事？”

韩瑛抚着白翎纨的头发说：

“去找谷若玫来吧！”

“什么？”白翎纨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韩瑛道：

“去找她来吧！如果你爸爸有什么不幸，我们应该让他们见最后一面；如果你爸爸清醒过来，我想他最想见的人一定是谷若玫，所以——去找她吧！”

白翎纨的心中百感交集、五味杂陈的，他紧紧握着韩瑛的手说：

“妈！你确定要这么做吗？你不会后悔吗？”

韩瑛点点头。

“你爸爸心中永远只有心玫一个人，而心玫经过了一世还一直惦记着他，所以妈走不进你爸爸的心灵深处，就像若玫无法接受你一样。我想我们何不在他们经过了两世的等待之后，让他们有个圆满的结局呢？”

白翎纨用力地点头。

“妈！其实我早就谅解他们之间的一切了，我只是怕你……妈！你放心，我会永远陪着你的。”

韩瑛催促着翎纨：

“快去吧！我怕……”

韩瑛看着白翎纨的背影，如释重负地长吁了一口气！她在心中暗暗祈祷着，希望自己的决定不会太迟。

常世伟和若玫之间的关系变得很尴尬。若玫还是把大部分的时间投注在工作上；常世伟仍然每天送若玫回家，但两人单独相处时，彼此都避免提及以前的事，净谈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对于结婚的事，常世伟也绝口不提，若玫虽然心里对常世伟感到抱歉，可是她也不想提结婚的事。而结婚的事好像一阵热闹之后，一切又回归平淡寂静。

到了原订结婚的那一天，若玫就找了一大堆事情把自己关在办公室内，而且一直回避着常世伟的眼光。

正当若玫埋首于一堆待处理的文件中时，白翊纮突然又闯了进来。若玫抬起头，看着神情比上回更紧张。更难看的白翊纮，心中又是一阵痛楚流过。

若玫以为白翊纮又要来数落她，所以她防御性地抢先开口。

“白翊纮！我的办公室你也来过好几次了，难道你没发现这间办公室有个门吗？你要进来前就不能先让我有点心理准备吗？”

白翊纮哑着声音说：

“你尽管在这里逞口舌之能好了，我没有心情跟你争辩了！”

若玫没想到白翊纮会是这种反应，而她一时也没有办法收住自己的话势，只好继续说：

“你没头没脑地闯进来，还说我逞口舌之能，你简直是……”

没等若玫说完，白翊纮就冲到若玫身旁，拉起若玫的手——

“跟我走！快点！”

若玫被白翊纮硬拖着往外走。

“白翊纮！你干什么？你放开我！你要带我去哪里？你说清楚啊！”

常世伟听陈建听说白翊纮又来了，连忙跑到若玫的办公室，一进去却看到白翊纮拖着若玫，他冲上去拉开两人，用身体挡在若玫的前面——

“白翊纮！你这是在干什么？又是什么事啊？你这样三两天跑来搅和一次，若玫怎么受得了呢？”

白翊纮神情黯然，面色凝重地说：

“我爸爸今天凌晨的时候自杀了！”

“自杀？”

常世伟简直不敢相信白翊纮对若玫的感情竟然执著到这种程度！他突然想到站在自己身后的若玫。他霍地转过身去，只见若玫脸上毫无血色，像尊石膏像似地动也不动。他抓着若玫的肩膀——

“若玫！若玫！你说话啊！你想哭就哭，想叫就叫，别这样闷不吭声的，若玫！若玫！”

若玫却对常世伟的叫唤毫无反应，常世伟一巴掌打在若玫的脸颊上，若玫怔怔地看着常世伟，好一会儿才尖声叫出：

“不！不！他怎么可以自杀？他怎么可以？他故意的！故意的！他是要报复我！报复我要嫁给别人。他完全不体谅我，难道他不知道我所做的一切是要他在这一辈子好好地活下去吗？只要我们偿还了亏欠韩瑛的一切，我们的下辈子才会有希望，可是他却选择了这个方式来报复我，为什么？”

若玫摧肝断肠的哭声，哭得常世伟和白翊纮皆为之动容。

白翊纮平心静气地说：

“若玫！你错了！我父亲是觉得亏欠你太多。既然他无法跟你相守在一起，他就希望你能有一个好的归宿，对过去不要再有牵挂。所以他想以结束他的生命来彻底结束这一段感情。他真的希望过去的一切能随着他的死而过去。”

“他人呢？人呢？”若玫心急地问。

“我来找你的时候，他正在急救当中，到底怎么样了，我也不知道。我母亲和二婆都守在医院。我们快走吧！”

若玫踟躇不前——

“我可以去吗？韩瑛她……”

“你放心吧！是我母亲叫我来找你的！”

“真的吗？韩瑛愿意原谅我们了吗？”若玫的心中又重新燃起一丝希望。

白翊纮喟然地说：

“其实她早就想成全你们了，只是面子上挂不住，嘴上不肯认输罢了！走吧！”

他们走到门口，若玫突然转过身，走到常世伟的面前，满心歉疚地说：

“世伟！我……”

常世伟摇摇头。

“不用跟我说什么抱歉的话，我都了解。你的人虽然离开了他，可是你的心没有离开过他。是我自己一直妄想着时间会冲淡一切！”常世伟拍拍若玫的肩膀，“去吧！趁一切都还没来得及的时候，回到他的身边去吧！”

“嗯！”若玫点点头，由衷地说，“世伟！谢谢你！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

白翊纮带着若玫飞快地走出去。

若玫静静地坐在翊纮的旁边，白翊纮开着车子，不时地看向若玫。他看得出来，若玫只是表面上装得平静，实际上却是忧心忡忡。

若玫突然开口：

“他一定会没事的，对不对？”

若玫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在问白翊纮，又像是在安慰自己。

白翊纮点点头。

“一定会的！他绝不会再丢下你一个人的，我终于了解到他这一辈子的感情只在你身上，而你的感情也一直放在他身上，你们是没有办法分开的。”

若玫感激地望着白翊纮。

“谢谢你的谅解！”

白翊纮自我解嘲地说：

“算起来，我还得喊你一声阿姨呢！”

若玫把手放在白翊纮握着方向盘的手上。

“翊纮！对你，我实在感到很抱歉，我不该在没弄清楚自己的感情时，就贸然地接受你的感情，而让你无端受到伤害。真对不起！希望我们能永远做个好朋友，好吗？”

白翊纮反握着若玫的手，笑着说：

“你不用感到抱歉，其实真的回想起来，好像只是我自己一厢情愿。只希望下辈子，爸爸别再跟我抢女朋友就好了！”

若玫轻轻笑了笑，但两人的笑容都是一闪即逝，因为在他们的心头还有一个共同的不安。

车子开到了医院门口，若玫迫不及待地下了车。白翊纮匆匆带着若玫跑到急救室外。若玫远远地看到韩瑛，脚步不由得慢了下来。

白翊纮先走到韩瑛的身旁说：

“妈！若玫来了！”

韩瑛抬起头望着若玫，眼神中没有怨、没有恨，只有焦急与期盼。若玫轻轻地颌首。

韩瑛站起来，走到若玫的身旁——

“我不知道该称呼你什么；其实伟平这20几年来，除了肉体还活着以外，其他的全都跟着心玫死了。直到遇见了你，他整个人才仿佛从长长的冬眠中苏醒过来。这么长的日子以来，我照顾着这个家，照顾着他，却怎么样也照顾不到他的心，他从来不在我们的面前提起心玫的事；可是我知道，他没有一刻不在想着心玫。他时时刻刻都在等着你回来。唉！人的一生有多长呢？老天已经给了我20几年的时间，可是我却还是无法得到他的心，那么我还强求什么呢？”

韩瑛握着若玫的手，诚挚地说：

“若玫！我把伟平还给你，我想有你在这里，他一定会平安无事的。”

若玫紧紧握着韩瑛的手，热泪盈眶地说：

“韩瑛！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的成全、你的体谅！我跟伟平都亏欠你很多，你把你一生中最好、最宝贵的时间都给了伟平，可是我们却……”

韩瑛摇着头——

“不！其实在我要嫁给伟平之前，我就已经知道你们所有的事，当时所有的人都反对我嫁给伟平，是我自己执意要嫁的。我愿意为伟平赌一次，可是事实证明我输了，但是我心甘情愿！”

韩瑛的话让若玫感动得说不出话来。秀萍走到若玫身旁——

“心玫！不！我还是喊你若玫吧！二姨对不起你，二姨当年如果早点发现，或许今天就不会这样，或许你跟伟平的感情就不用那么久才得到结果，你们也不会吃那么多苦了！”

若玫再也忍耐不住，她抱着秀萍，哭着说：

“二姨！二姨！你不要再说了！我知道你一直都是疼我的，不要再对我说什么抱歉的话，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我根本就无以回报啊！”

“谁是白伟平的家属？”

医生的话让所有的人都急急地围上前去。

“怎么样啊？医生！我父亲他还好吗？”白翎纨心急地问。

医生看了看他们，说：

“你们放心，他没什么事了，只是身体有点虚弱，需要好好调养，等一会儿，我们会把他推到病房去，你们可以先去等着。”

每个人的神情都转忧为喜，若玫更是破涕为笑，韩瑛也庆幸没有因为自己一时的固执而造成另一个遗憾。

若玫坐在病床前，把伟平的手贴在自己的脸颊上，含情脉脉地注视着伟平。

伟平缓缓地睁开眼睛，气若游丝地说：

“我们终于在一起了，是不是？”

若玫的眼泪不停地滴在伟平的手上，她激动地说：

“是的！是的！经过了那么久的等待，我们终于在一起了！”

伟平欣慰地：

“我就知道，只要我死了，一定就能跟你在一起。”

若玫摇摇头：

“不！伟平，你看清楚，你并没有死，你还活着，我们都还活着！你看！我的眼泪那么真、我的心那么热，你感觉不到吗？韩瑛原谅我们了！她成全我们，让我们不用再等一辈子，你知道吗？”

伟平疑惑地：

“韩瑛她……”

若玫点点头，她把伟平的手轻轻地放在床边，退到一旁。韩瑛走到伟平的床边。伟平费力地举起手，韩瑛连忙握着他的手。

“韩瑛！我真的很抱歉！我……”

“别再说了！”韩瑛打断了伟平的话，“我都了解。”

“韩瑛！谢谢你！”

韩瑛点点头，转过身对白翎纨及秀萍说：

“我们先回去吧！我想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两个人静静地相处、相守在一起！”

他们离开后，若玫又坐回床边，握着伟平的手。

“若玫！我……”

“嘘！什么都别说，你现在需要休息，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吧！”

伟平实在很困乏，他顺从地点点头。

若玫握着伟平的手，静静地伴着伟平，心中有说不出的满足和喜悦。

伟平牵着若玫的手，安详地走在海边。

若玫突然说：

“伟平，其实你对我好残忍！”

伟平紧张地：

“为什么？”

“你这样不声不响地自杀，如果你真的……那你怎么对得起我？上辈子你已经让我孤独地死去，这辈子你还想让我再孤独地活下去吗？”

“对不起！我只是没办法承受失而复得之后又再次失去的打击，而且还眼睁睁地看着你嫁给别人，生离之痛对我而言更胜于死别之苦啊！”

若玫正色地说：

“伟平！你已经对我失约过一次了，如果你真的死了，你叫我到哪里去找你呢？我不要再

冒险了，谁能保证下辈子我还能这么幸运地找到你呢？”

“不会的，永远都不会了！”

伟平紧紧拥着若玫，他们等这一刻都等得太久了。

伟平从口袋里拿出两个戒指，一个递给若玫。

“若玫！这是当年我为你戴上的戒指。当时我连你最后一面都没见着，这个戒指是你母亲交给二妈，二妈偷偷拿给我的，我一直保存到现在，因为我一直相信你会回来的。”

伟平缓缓地为若玫套上戒指，柔情无限地说：

“若玫！你愿意嫁给我吗？”

若玫满心感动：

“我愿意！我愿意！我早就在我的前生，在我的梦中，甚至在我的心里嫁给你百次、千次了！”

若玫也帮伟平套上了戒指，他们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他们不再害怕，不再逃避，他们知道未来的日子是真正属于他们的了。

全书完